

不借出
民國二十二年



西村集卷七目錄

記十三篇

記臨平山一

記寶石山

記叅寥泉鄂王墓飛來峯三

記韜光庵三天竺寺四

記風篁嶺靈石山煙霞洞五

記石屋虎跑玉岑山六通寺六

記南屏山玉泉寺紫雲洞七

記西湖八

記銀瓶祠紫陽菴三茅觀九

記鳳凰山勝果寺溯江湖十

菊花記

同里社學記

榮壽堂記

墓表一篇

故承寧縣主簿諸君墓表

墓碣一篇

桐村齋室蓋石文

墓版文一篇

亡姑張烈婦墓版文

誄一篇

淵孝先生誄

西村集卷第七

松陵史鑑明古

記

記臨平山一

錢塘山水名天下四方之人不遠千里以一遊為快何况吾蘇與之名相亞地相望徐行四日疾行三日皆可達然而足跡未嘗一至者何也蓋無名人勝士可依藉以行故徘徊顧望而不即遂者將以有待焉耳前三四年鄉先生劉僉憲友人沈啟南與予訂為斯遊因竊自賀以為平生所待而藉者茲遂矣又各以事縻不果行

成化辛卯歲二月乃始克踐之先是一月與沈啟南定
行日其仲繼南聞之欲同往予欣然諾之是月四日三
君子過予家留信宿而行踰嘉興歷石門始望見有山
隱隱出天際人指云臨平山也又行餘五十里乃至山
下時快雪新霽重崗複嶺積素凝華上下一色寒光皓
彩奪人目睛瓊林玉樹布列巖崖上玲瓏率瓌絕可愛
凡斷齟之狀蒼翠之色俱蒙被皎白斂巧藏奇一返太
朴如仙姝玉女不爲世俗艷媚態而淡粧素服風韻高
潔終異凡人僉憲嘆曰始吾之南也以斯景爲不及見
而今茲遇之豈天將全吾觀乎雖然仲春之雪非時也

吾何敢遊觀之樂爲哉宜不忘吾憂不溺吾樂者吾其
爲心樂至而憂或忘者吾其爲迹君子之道也二三子
其識之作望臨平山記

記寶石山二

自臨平指西南行將六十里至杭山皆在城西舟不得
至其處命家僮持橐自山後先往客皆肩輿入市訪劉
邦彥他出不遇投刺而去入北關門至洪福橋飯諸立
夫家相與舍輿步出錢塘門度石函橋湖水自橋下出
屈曲衝盪有聲倚闌聽者久之遂與持橐者會寶石山
下山之僧傳上人予鄉人也其住山時予曾送之有明

年不負登臨約應叩禪扉借竹房之句至是聞予實來
候道左迎謂曰前言可不食矣相與撫掌一笑遂導客
躡石磴數十級至寺爲房皆負陰向明重叠在山半顧
見羣山自天目來環湖之西北南三面南止巽爲鳳凰
山宋故宮在其麓北止艮卽寶石山也今保叔寺踞其
冢崗嶺連屬蜿蜒委蛇高下嶽岑凡三十里不斷郡城
橫截其東西之三門皆俯臨湖水南曰清波道湖陰者
出焉北曰錢塘道湖陽者由焉中曰湧金復分道於南
北湖幅員可十里許泓渟淵澹蓄細洩大納汗流惡蘇
公堤如蛟龍出水擎雲捲雨橫亘湖面城中官府居民

軍師之署舍與夫浮屠老子之宮皆棟宇櫛比榱桷鱗
次氣鬱鬱如霧東望淞江如白練曳城下綠南縈東連
接海氣蒼茫無際不驚遠不窮高一舉目而得其大都
焉傳上人出酒飲客衆樂甚惟啟南時起倚欄檻語之
不應飲之不舉穆然若忘凝然若寂疑其神與造物者
往遊而不息也日欲暮立夫將辭歸客挽留同宿修師
房燈下相對如夢不意此身之真在山水間也

記參寥泉鄂王墓飛來峯三

山寺日高劉邦彥來訪握手相問勞已卽謀入西山前
時遊者皆朝往夕返而幽勝處多在淺僻往往迨日暮

而莫得竟也於是置重累於保叔獨從家僮輦食飲舍
頗具借往餘百步有寺峩然臨湖上云智果也入門循
東廡行過佛殿稍北一小亭甚幽閨中有泉曰叅寥讀
徐一夔碑云東坡在黃州時嘗夢與叅寥子道潛賦詩
覺時記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兩句後官
杭聞叅寥住智果寺有泉宜茶寒食日汎湖尋之忽憶
舊夢因以名泉云云頃之從者舁酒至遂列飲泉上各
賦一詩觴至則歌以侑之飲散登輿西經葛嶺訪賈似
道故居則已鞠爲瓦礫場矣噫擅威福窮逸樂身不欲
危家不欲敗國不欲亡得乎又行二三里許至棲霞嶺

過岳鄂王墓下下輿趨入僉憲拜衆皆拜嗚呼高宗忍
忘其父兄之仇其忍於殺王也宜矣然墓上木今猶南
向則王之忠義豈以冤死而有間哉悲慨者久之折而
南行度洪春橋見蒼松夾路大皆連抱而高或百尺依
依如人立道旁肩摩武接或拱或揖自此至靈隱及三
天竺不間他族故曰九里松云上則枝鬣偃蓋下則石
甃夷潔雨不沾衣泥不塗足每風自山頂下則龍鳳飛
舞翱翔霄漢濤鼓籟鳴淙錚鏗鉤響應山谷如聆廣樂
於洞庭之野也少焉陟芝嶺遊普福寺愛其清雅欲止
宿而寺僧皆出遊未歸乃進次飛來峯峯在西山中始

由天目山發源東來至湖止不可去其氣鬱積融結爲此峯故其秀爲諸山冠重崗如城圍合無間惟東北稍隙所謂九里松者路所從入有橋曰回龍宋南渡後各也行又數十步復有橋曰合澗峯南北有泉至橋下同入於湖兩寺夾立峯下而中分之陽曰靈山陰曰靈隱臺殿重沓掩映前後如畫故白樂天有一山門作兩山門之詩蓋指此也峯之石無秋毫土壤皆紺碧膩滑攢蹙疊皺刻施礧礧俯若頽雲仰若偃蓋峙者獸踞騫者鳥騰望其顛如圭璋呈露卽其址如瓊瑰委積神設鬼施千態萬狀而莫有同者焉其上則異木奇卉不辨其

名穿透崖石根露蔓延而膚理光澤枝葉歲蕤華盛美好類人力所灌治也其下則巖洞空豁容納光景東曰龍泓西曰呼猿皆曲暢連貫窈然若窮忽又明朗縱橫出人恍不知其端倪客環行交錯卒與衆遇則大呼笑以爲樂家僮伺主者出亦竊入馳逐洞中互相持驚叫聲如甕蓋中響久未能出冷泉澗如一玉帶抱峯背流至靈隱寺前有亭翼然臨之名與泉同礧底皆小石平布圓潔如鳧雁子泉軋其上紋如織縠聲如鳴佩使人目駭耳聳岸址則蘭芷叢生搖青曳紫蕊拆苞敷香氣夔眈凡此皆其畧耳他勝殆不可爲狀方舉酒欲飲亭

上而靈隱詳禪師歸自城中見輿上挾書冊遙呼曰客非常人也不問名而就飲焉衆皆引滿不辭頽然就醉邦彥以事不可留辭歸予五人者皆露坐寺前石上融融神釋快然心暢萬慮俱息直欲身世兩忘也久之日沒林影外暮色蒼然暝無所見覺露濕衣上乃始入詳禪師面壁軒中夜深月上時時開南牖望之如見故人與語而不忍休也

記韜光庵三天竺寺四

環西湖之山凡三面西山爲最佳據西山之佳惟四寺靈隱爲最勝領靈隱之勝有五亭韜光爲最幽韜光在

寺後之北高峯下其始由西北隅上山路險峻曲折虵行兩旁皆巖崖陡絕數里中連屬不斷嘉樹美竹森其上兔絲女蘿之屬蔓延而羅生枝蔭交加蒼翠蒙密日光漏木葉下瑩淨如琉璃可愛禽鳥聞人聲近輒飛鳴翔舞若報客狀峯回路轉客或先後行相失望見樹隙中微有人影往往遙相呼應遇會心處則倚樹而息藉草而坐悠然遐想者久之起而行行而止猶徘徊不忍去道中聞梵音泠泠如金石出林杪因徐步聽之久方及門堂宇因山爲高下明淨整潔一塵不生周圍峯巒環抱勢極奧曲窈然溪秀乳泉交流屋上下隨處充滿

晝夜常如風雨聲老僧八九人皆擁衲趺坐閉目靜觀
客至不起惟融庵主者出肅客坐小軒中焚香供茗菓
甚虔復引客出屋後見大竹數萬竹盡西一小邱高可
數丈攀援而登其上望見西湖湛然在城下南北兩山
繞湖如雙龍抱一銀盤晃漾不定使人心目蕭爽神思
飄逸疑乘雲御風浮遊於瀨氣上也吁快矣哉復循舊
路下山而傅上人追客及飛來峯下同往遊三天竺初
慧理法師自西域來見峯之秀拔有靈鷲小朶飛來之
嘆蓋言其形似而未必有實也旣建靈隱於峯後次建
靈鷲於峯左又次建靈山於峯前靈山一名天竺靈鷲

已久廢靈隱地勢又窮惟靈山之右山益濶地益高勢
綿延未已後人乃於其隙相繼建二寺并靈山爲三三
寺並列同名天竺而上中下別之以高下言先上竺後
下竺以久近言先下竺後上竺中竺則介乎其兩間三
竺皆臨絕磴限連山濶秘密勿疑若無路惟其左有所
入處署曰佛國山張卽之書也長松參天半路平坦無
上下之險無陟降之勞行不甚遠人不甚困而舉盡其
遊觀之美焉上竺旣濶遂在五峯之間雙桂乳竇白雲
硯礪獅子其目也寺有鴛鴦殿蓋重而合之中藏沉香
大士像人捐寶玉爲供至建閣貯之雖多而無絕異者

寺僧璫秉中名能詩出稿示客惟絕句頗佳耳中竺稍
荒廢僧有寶楚瑛者自言其師吳僧也故視客爲尤親
延入千歲巖下登曲水亭亭有巨石上鑿爲蜿蜒形引
水注之屈折行其間因呼酒實觴而流焉至則接取以
飲客甚歡洽下竺多古跡葛公井理公巖三生石香桂
林翻經臺跳珠礪東坡煮茶亭咸具在無恙方丈負飛
來峯其背不施戶牖恒與峯面石之秀者與冷泉同中
有王叔明畫壁甚佳但恨其未畢委去有沈士偈者補
之老僧祿萬鍾年八十餘而好客觴於小朶軒中客已
先醉不能飲惟徜徉泉石間會日暮天黑祥師又頻遣

人促回乃行歌過合礪橋月已出東山掛青松頂矣遂
乘月歸直指堂上師復出酒飲客問遊事余曰三竺下
竺勝啟南應聲曰四僧此僧高因大笑飲散啟南秉燭
作圖相與賦詩其上留山中爲故事皆冥搜苦思務出
奇語以相勝夜將半猶吟聲嗚嗚然不休

記風篁嶺靈石山煙霞洞五

西山之勝旣盡將理輿南遊傅上人引治裝者先往六
通寺候僉憲與客辭飛來峯出口猶時時回顧至不
見乃已因指而誓曰自此當歲一相見也遂經集慶寺
過夕佳樓歷梅坡園皆荒坵草舍遺跡無幾存者豈弘

大侈麗之觀爲天道所惡而然耶抑廢興別有數耶相與一嘒道中見古墓在山半立夫指云此句曲外史張天雨葬其下惜榛莽荒穢不果登又行數百步始至風篁嶺下福邸園龍井寺正據其上嶺甚高大上下純嵌空大石玲瓏挺秀萬怪千奇無以爲之狀近年有中貴人將事搜剔則愈出愈奇度不可窮乃止園廢久垣屋卉木已蕩然惟水樂洞在水自頂溜洞中淅然有聲如合節奏儼乎宮商之相宣也坐洞口聽久不能去龍井在山頂窪然石眼也刻石爲龍頭吐之類下濯濯然如鬚鬣動水中寺僧以泉煮茶飲客味絕勝他水自此南

行出荆篠間上靈石山磴道危險如登梯輿人皆喘汗欲仆客前行者覺有異則指示大呼笑後行者亦呼而應之聲振林壑不已連山綿谷萬石如林奇恠迭出大者小者側者正者瘦者壯者皺者滑者枯者潤者方者圓者奮者斂者青者紺者黝者起者仆者蹲踞者偃蹇者蜿蜒者突怒者透漏者人立者羊觸者牛眠者虎搏者仰而欹者俯而屈者騰而上者頽而下者如人之面目皆具而無一相似信天設其巧地發其秀以表異於茲邦也歟然嶺上無水雖鑿井亦不得意其下皆空洞穿漏故不能渟蓄乎轉東行二里許至一寺有洞在西

北山上以煙霞名之寺又以洞名名之僉憲倦步欲不
往衆強與至洞約高二丈中窅然深黑不知所止溜水
下滴石上歲久成波浪粼然洞頂及兩壁皆鍾乳凝結
青碧黃白相間其紋如雲氣如雨脚如蓮花龍鳳不可
勝計雖甚巧莫能角其技焉欲一飲從者咸不在寺僧
慧無自攜山蔬新釀來供而傳上人在六通遲客久不
至遣治裝者賫酒肴隨路訪之崎嶇歷數處問樵者始
追及山下立夫望見懽呼曰酒至矣予喜舞僉憲笑曰
是生未醉先狂矣乃列飲洞中令童子歌竹枝詞以侑
觴客從而和之悠揚飄飄如步虛聲鳴雲霄上也於是

飲酒樂甚醉後猶連索未已不復言他往矣俄有言象
頭峯始撤而往觀有鼻蝨然下垂甚肖似也撫玩者久
之噫今世之名有力者往往逞志於泉石窮險阻竭工
費以聚其秀且異者於私苑之中務在盡取必得而後
已然求如彼自然之奇曾不能彷彿其萬一今乃知造
物者之巧與力豈區區私智所可擬倫哉

記石屋虎跑玉岑山六通寺六

遊烟霞洞後客相與並輿語道中以爲斯洞之奇不可
復得輿人有沈安者進曰石屋洞當不下此且甚近盍
往遊乎客聞喜甚因移輿指之洞在山麓前臨平地約

高三丈許深如高而濶倍之爽塏明徹可容數十人坐
洞口奇石倒懸危欲下墮下突起一石向之連比昵接
儼然若二故人附耳語也洞底如螺殼新蛻旋轉深入
愈下愈小窺之甚黑莫測其淺深西南有小穴上出漏
光納明遙望見青天如紫雲中懸一碧玉盤耳石壁上
有賈似道題名乃咸淳中往天竺禱雨回經此後附廖
瑩中翁應龍名蓋賈專政時廖爲館客翁爲堂吏事一
切委之於此可見二人則無時不從他人雖賢者不得
預耶轉而上山有二洞相望東曰天然西曰隱身天然
則上平下坦如怒猊張吻嗷然未收俯首乃可入隱身

一名蝙蝠直石罅耳是日微安幾失之出坐道旁樹下
因共論二洞優劣予推烟霞啟南推石屋爭辨莫能決
僉憲方面山吟哦初若不聞乃相與質之徐曰烟霞麗
石屋奇要亦不相上下衆乃大笑起去度小石橋南行
田野間兩山谷夾道連綿起伏如二陣並進爲犄角天
衡地軸鶴列魚麗靡不畢備而縱橫變化出奇無窮使
人心目蕩駭左顧右盼得此失彼直應接不暇也又西
南行五里許覺山益奇路益曲水泉多交流乃虎跑寺
也風氣藏納竹樹掩映窈然而深鬱然而陰後之行人
望前行者如入綠雲中倏忽不見如此者又二里餘方

至重門內有方池水清如鏡俯見天影石橋跨之水從
門竇中出轟然雷鳴澗中也樓殿宏麗疊處山上下門
廡堂室無不整齊完好南山中之最清處也敬祖規上
人導客往觀虎跑泉泉在佛殿西階上覆以畫亭護以
朱闌泉流階除下汨汨然云性空中法師開山時患無
水將遷他處忽二虎跑地出泉師遂止不去東坡蘇學
士守杭時曾於此養疾所賦詩石刻猶在延入滴翠軒
壁間有求無已禪師畫像因憶鑑爲兒時聞先君子言
虎跑之勝杭郡諸山無以過之且甚愛求師之爲人別
後不能忘懷至形於詩詞然以事阻不及再遊俯仰隔

世悽然久之復遊翠濤軒上軒內外花木几格種種皆
可愛有倪雲林樹石圖上書爲德常畫題二絕句云春
雨春風滿眼花夢中千里客還家白鷗飛去江波綠誰
採西園穀雨茶燕子低飛不動塵黃鶯嬌小未勝春東
風綠盡門前草細雨寒烟愁煞人詩佳而畫非真蹟其
戴文進摹歟亦亂真矣此蓋啟南所云出門見夕陽在
山山色盡紫松枝上有鳥如山雀毛羽蒼綠見客不驚
意甚閒雅頃之經南高峯至玉岑山下遊慧因寺寺又
名高麗像塑繪畫皆神采生動故宋時名手也遂往六
通寺與傅上人會寺僧慧天澤亦予之鄉人設酒樂客

客困不甚飲夜就宿焉

記南屏山玉泉寺紫雲洞七

客遊虎跑時立夫卽欲別去衆不許乃偕至六通寺先時連榻同寢是夕忽他宿晨起逕歸衆怪之予曰飫於飲食者固異夫飢渴之人也山水日接乎其目非若吾徒來遊之爲樂方未饜也其去也固宜遂往法相法因兩寺皆少憇自此以東至南屏山遊淨慈寺寺甚大佛殿羅漢堂尤宏敞新整五百應真像皆面相向背相負環坐無端遊者多周行其間寺門外有池前有雷峯塔類炎上鑿此以厭之樟樹四株大各數圍高七八丈拳

曲擁腫與他生者不類湖山勝槩樓藕花莊皆近湖上樓以供監司郡守宴遊莊則有僧居之但名佳耳僧言故老云杭之諸寺靈隱秀氣虎跑清氣淨慈市氣信然遂道六橋往湖北歸湖光山色映帶左右而六橋橫界乎其中客連輿循行若駕鸞車驅羽輪凌弱水而遨遊乎蓬瀛方丈間也亦樂矣哉道中見流水下石子多金色可愛人云金沙灘也俄入北山後訪玉泉寺地勢益進益下泉在西北有二池作石梁限之大者可一畝小者亦數十步水瑩徹明淨如汞沙土盡碧色日映風動光景盪漾疑露珠走大荷盤上也人撫掌則泉脉湧發

勃勃作湯沸狀巨魚可百餘頭類若遊行鏡中鱗鬣可數見客怡然不驚若與之相忘客亦坐是不去時主僧仁上人出遊吳興其守舍者以客之樂乎此也爲汎掃池西小閣客呼酒坐飲其上戲以餅餌投之皆噉嚼就食或趨而奪之其已得者則悠然遠逝若畏避狀因忽自悟人之懷利自私者其亦何以異於是乎爲之一笑客飲酒不已皆至醉俄而僧歸共舉酒勸之亦醉遂由山背南上舍輿步往紫雲洞初入低甚轉西稍寬已而忽高曠洞頂斜卓石色純紫類畫家所謂斧劈皴者益上有穴西出臨大野見落日在其下乃自山前下去由

栖霞嶺西出路口歸保叔寺中

記西湖八

錢塘爲東南佳麗而西湖爲之最重山環之名藩枕之凡峯巒之連絡城郭之逶迤臺殿亭榭之參錯舉凌虛乘空以臨其上天光水色顛倒上下烟雲起滅其狀萬殊而酒棹遊艦往來交互歌吹之聲相聞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無日而息也其盛矣哉客來錢塘時僑寓寶石山上湖之勝盡在几席下然猶以未卽其中爲恨故連爲三遊焉雖所遇之景不同而所得之樂無不同也二月望日其始遊也主則邦彥客則僉憲啟南繼南

立夫沈明德暨予凡七人時春日妍麗湖水明淨萬象
在下柳色微綠梅花猶繁盛黠綴遠近篙師刺船紆回
宛轉傍湖徐行而賣花獻技之人皆乘小紅船鳧飛水
上迎前尾後由東之南由南之西之北復之東而休焉
遇勝而登適興而返感今悼昔形諸詩歌有倡斯和雖
寄興不同然皆灑然成音可諷詠也凡所履歷并記之
孤山在湖北去岸猶二里許無所連系林和靖墓在其
上後人建祠肖白香山蘇東坡并和靖曰三賢堂慶樂
園在湖南今廢惟太湖石在耳園昔爲韓侂胄山莊初
名勝景卽趙師異於此效鷄鳴犬吠者後侂胄誅莊入

官更今名云後五日其再遊也主則杭人歸生客則惟
邦彥明德不至餘咸在凡六人是日風雨交作船不得
出外湖惟在斷橋內迤邐行耳顧望四山雲霧蒙冥灑
灑淋漓儼如水墨畫中繼南笑指曰天殆欲別出一奇
乎然對此無言恐山靈亦將笑人矣因共聯一律又後
二日其終遊也合始遊再遊之主與客凡八人妓則碧
玉簫翡翠屏二人時宿雨新止天宇朗然日光漏雲影
中乍明乍滅羣山淨洗絕無塵土氣空翠如滴衆壑奔
流水色瀾漫湖若加廣草木亦津津然有喜色焉遙望
雲氣出山腹如白浪在大海中洶湧不定方欲賦一詩

西村集卷十
紀之而僉憲赴臬司招不終飲而去邦彥立夫又間與
二妓爲諧謔竟不及成章而散噫客志此久矣私心以
一至爲足而今乃三焉天又隨所至輒改張其觀以示
若使盡識之况主客多能言清而不固麗而不侈樂而
不流其可謂無負賞酬者矣因次第書之

記銀瓶祠紫陽庵三茅觀九

客恒往來湖山間而城中之遊則未也始遊西湖之明
日乃相與詣之由錢塘門入至立夫家竹下少憩共往
遊銀瓶聖女祠祠故岳鄂王所居也王遭誣時家屬俱
徙嶺南惟女抱銀瓶墜井死杭人義而祀之迄今香火

猶盛豈其貞烈之性死而猶靈歟徘徊顧嘆共舉酒酌
之由祠東轉南入一尼院觀所藏伯顏畫像魁然偉丈
夫也遂循街南行數里過朝天門復西上吳山之鰲峯
廼紫陽庵也前後左右皆大石怪怪奇奇如蛟龍如虎
豹如麒麟如鳳凰如獅子如羅漢如壽星如蓮花如芝
草如卿雲如蜂房如燕巢如車蓋如馬鞍如浮屠如蝦
蟄又如牛如鹿如鐘如磬如鼓如鼎彝如筆架如屏風
者甚衆客循行其間常若上墜旁仆戰懼失色毛髮森
豎道士顧本清出陪客談故事云昔徐洞陽夢紫陽張
平叔授丹訣故以名庵復導客往登丁仙亭有遺蛻一

軀云丁野鶴也予應曰神仙家以爲得道可不死野鶴其已得者歟將未得者歟道士與客皆大笑因取酒飲亭上索紙筆共聯一詩僉憲倡之啟南繼之予與繼南又繼之詩成酒盡遂由庵後竹林中出往三茅觀觀雖大然不逮庵之勝多矣迺不顧而去

記鳳凰山勝果寺溯江湖十

杭人每春遊盛時嘗苦多雨爲之廢者什六七今年雨獨少客來遊時鮮或值之邦彥詩有南遊半月無風雨之句蓋紀實也遊城中後之三日天宇忽黯然雲氣自山谷中出上接太空頃刻瀰布欲雨不雨客顧笑曰天

殆將促吾遊乎乃始整頓爲遊事然以邦彥明德咸在遠猝未能致惟立夫居稍近因給之來相與循城下南行歷錢塘湧金清波三門凡數里乃折而西行登萬松嶺鳳凰山之左翼也可二三里許至絕頂見怪石數十株奇秀挺拔無與比屹立相向中止通一人行路盡有草屋一間僧一人居之而巖下有石龕可坐然皆類人鑿而成者僧言舊有羅漢居此不烟火食惟茹黃精耳客相視竊笑以爲其言近於妄遂循磴南下轉西有坊曰萬松宋故宮也然陵谷變遷城邑改移非復往時氣象矣前有岡嶺白塔在其上昔元君令番僧楊璉真伽

發宋之諸陵盜珣瑤焚尸取骨葬此建塔鎮之復因故宮爲報國寺蓋以厭勝云自是益西行松徑中盤旋曲折將數十轉至勝果寺鳳凰山之右翼也寺創始於唐至宋規爲苑今復之背山臨江風景殊絕主僧茂古林迎客松樹下歡然如舊相識因導客登寺後之高閣遙望見江波浩渺東連大海與天爲際而會稽佳山水層見叠出縈帶如畫客安得與浮邱廣成輩乘鸞鶴往遊乎壁間有僧處默詩云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襍笙歌是詩盡之矣後雖有賦者未見其能

踰此也復下觀洗馬池看月巖宋之遺跡可見者僅此耳西南一嶺甚平坦云女教場也嗟乎高宗有臣如岳飛者而殺之乃欲教女子以兵用圖恢復難矣哉方列席欲飲繼南走報曰邦彥至矣蓋過立夫家聞客爲此遊遂南度慈雲嶺追至天龍寺不見復東踰嶺阨始及寺中也客歡甚競舉酒勸之飲散將西遊天龍邦彥不欲往乃至江上觀錢武肅王所築捍海塘厥功甚偉而杭人今猶追思之蓋以此也適潮自海門上初如牽一綫白久之有聲轟然萬人鼓也俄見潮頭如雪山移來震蕩天地噴薄日月可駭可喜江中之船欲西往者反

東向迎之潮與船相搏向天欲立者數四若與之角力
鬪技須臾潮過乃旋艦隨之其往如箭轉眼已不見矣
是日竟不雨明日乃雨客曰天之成全吾者至矣可不
知止乎因共謀爲歸計僉憲命鑑記之噫錢塘山水古
今之名士遊覽探索盡發其勝者多矣以鑑不才乃欲
抗顏而廁名耶然其足之所及目之所見心之所感不
容以不書姑記之僉憲名珏字廷美以鄉薦爲秋官屬
僉山西憲事五十卽致政啟南名周繼南名名長洲人
邦彥名英立夫名中明德名宣皆錢塘人鑑字明古吳
江人史氏

菊花記

余友汝其通嘗言其隣顧氏藝菊之盛約余往觀焉然
各廢所役屢訂而屢廢也成化丁未歲十月乙亥始克
往踐之顧氏喜客至以酒觴客俄而其通之厨饌繼至
相與對花樂飲而醺之以詩主人曰今茲多雨且風大
爲花病埃花無恙時君能再觀而記之否乎余曰諾後
閱月以卷軸至弘治元年九月余家燬於火不及往且
并其卷亡夫顧氏不以爲憾又從而繼之明年己酉秋
其通舉於鄉將與計偕粵十月戊子余從賓客之後往
與之別而顧氏之花方盛開因得以飫觀而徧識焉有

花大瓣密而色黃者澁曰赤金盤淺曰佛面金有花小
瓣密而色黃者澁曰黃木香毬淺曰白木香毬此花同
而色有淺澁之異其名有不同焉有色如荔枝而花數
者曰荔枝紅花卷者曰荔枝毬此色同而花異其名不
同焉有花瓣如爪甲而微黃色者曰黃金瓣瑩白者曰
白玉盤有花圓瓣密而澁黃色者曰金毬瑩白者曰玉
毬有心紅而花黃者曰黃鶴頂白者曰白鶴頂有花大
瓣鬖而黃色者曰黃鶴翎正白者曰白鶴翎有濶瓣線
紋而澁黃色者曰金芙蓉白者曰玉芙蓉有花瓣修索
而澁黃色者曰金絞絲正白色者曰銀絞絲有花大無

心而黃色披拂者曰金絡索白色者曰銀絡索有花大
心抽如臺而白色者曰白牡丹紫色者曰紫牡丹此花
同而色異其名之又不同焉有花大無心而色黃瑩者
曰御袍黃有花小而色澁黃者曰黃羅繖有花小瓣密
而色微黃者曰西番蓮有花大而色嬌黃者曰鶯羽黃
有花小而色瑩黃者曰內家金有花大而色渾紅黃者
曰黃玉蓮有花大而無心色正白者曰清心蓮有花小
而色初紅後白者曰玉繡毬有花小而色皎白者曰賽
月明有花瓣密而色鮮紅者曰狀元紅有花彈而色微
紅者曰金蓮寶相有花瓣密而澁紅者曰大紅毬有花

瓣密而色勻紅白者曰粉香毬有花紅而心黃者曰錦香毬有花紅而純以金線心黃而標以紅臺者曰金帶圍有花小而淡紅者曰瑪瑙圍有花甚大而色紅嫩者曰佛座蓮有花小而色紅暈者曰醉楊妃有花小瓣密而嬌紅者曰勝緋桃有瓣少而色紫心黃者曰紫袍金帶有花大而色淺紫者曰紫寶相有花與色皆如瑞香者曰瑞香毬有花大而色兼紅紫者曰水戀紅有花淺紫而純者曰鷄冠紫有花紅紫而間者曰紫霞觴有花小而色渾紅白者曰檀香毬此花之與色俱異而其名益不同焉然其間有以形言有以蕊言有以香言有以

色言有以風神言有以韻度言有以標格言或兼之以述其全或離之以舉其盛其亦善於取譬也夫最黃之色十有八白之色十有一紅之色十有二紫之色七亦可謂多且佳矣顧氏乃猶以爲未足父子恒皇皇焉以求而不得爲恨其用志不亦專乎且求觀之實日盈其門而不厭有章縫之士輒畚花贈之無吝色其取之以貨者拒而不受率以爲常則其爲人又豈特藝夫菊也哉昔人推洛陽牡丹廣陵芍藥甲於天下咸以爲由土之宜今二郡之花無幾存者而菊則隨人致力不擇地而盛然則在人而不在土亦明矣因記其所寓目者如

右且爲更定其名之不雅馴者俟其後有得當續爲之
記余又聞吏於蜀之威州者言嘗以事至松潘松潘之
地甚寒盛夏雨雪諸花皆遲惟菊先花於內地者十日
於是益信其傲風霜秀搖落耐荒寒有非百卉之所能
幾也因併記之

同里社學記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請
諸朝罷之因其址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顧寬
董其役越三月學成壬子侯率博士諸生與大夫士之
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於先聖先師禮也事竣大合樂

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請紀其事俾來者知作之所始其
辭曰惟茲同里距江帶湖聚落屢居實盛於厥初商貨
駢集肆爲賈區開局置吏以籠商稅匪曰利之抑末攸
宜盛衰靡常嗟日就於涼昔焉貨藏今焉牧場昔焉貿
舍今焉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稅率羣行句取日罔於
利抉剔剗刮利盡商敝川舟斷行市肆晝閉公私交病
罔有攸濟惟金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
於御史御史韙之以聞於天子天子曰都惟爾言是俞
乃省吏兩章還之於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宮繚以周垣
奠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蒙士俎

豆於是詩書於是誦聲洋洋禮容踴踴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填郭溢郭謂昔之地惟利是計鉤錙較銖如火之方熾惟吾令君是艾於今茲邦向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水之成章惟吾令君是營吳江洋洋此特一方專而不均民能無望我告言者侯將徧舉舉必有初繼之以序伐石鐫辭其倣於茲以毋忘緝熙侯名洪字惟深世家於鄞賜同進士出身

榮壽堂記

國家之制凡吏於朝者率三載推封其父母如其子之銜與階而在外者則必歷九載始得蓋所以尚功德念

勞勩別遠近也仕者由是多重內輕外夫豈故爲是之殊哉良以常人之情近輦轂則戒而自修其放蕩不羈者多在遠也則夫人子之欲榮顯其親者非痛自繩約不可也然人之壽夭不齊命下之日或存或否而其子往往有拜恩而呼捧制而泣者矣當其得全於所遇則舉天下之願欲皆無與爲比士之爲親而仕者至此亦樂矣哉此吾監察御史朱君榮壽之堂所由作也君瀘人以博學能文章取進士爲天子耳目之臣以年以勞聿有封錫而其父母皆高年令德享茲備福君告省來歸幸親之壽樂已之榮而侈上之賜也乃相乃築乃斲

乃陶爰作斯堂高明靖深華采堅密爰寧其親以饌鼎
俎以陳饋食鐘磬旣和笙瑟間作工入升歌君率其婦
與子奉觴上壽徧舉旅酬慈該孝備烝爲太和容容與
與其樂無涯也於是州之黃耆與其壯且少者聞而往
觀焉曰吾州之宮室相比也求之堂上之親堂下之子
莫榮壽若也是不可以不書使來請記予以爲君方出
自南臺監憲西江大振風紀在令式又當得封將見入
佐聖天子立功立事文宣武襄功在社稷鼎彝銘焉史
策書焉并親之榮名流千萬世豈止壽一時榮一鄉而
已哉茲特紀其所聞者以如瀘人之志

墓表

故永寧縣主簿諸君墓表

江西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諸勝受檄治一府九縣盜以
景泰四年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雍上疏曰
臣聞去姦以制任人以求古之善教也江西十有三府
地大而多險人衆而雜居地大則襟帶江湖包絡山澤
姦宄易於亡匿人衆則善惡混淆無賴之徒萌蘖其間
盜賊斯出矣今法禁彰明比歲豐給猶竊發若此倘不
幸有水旱之災物力匱竭則强者奮臂而倡呼弱者聞
風而響應恐饒信以西安袁以東未有寧居也於時始

警而謀之其可及乎臣浚爲此懼故府委一官專令逐捕盜賊以防其微以杜其漸然人之賢否不齊才力亦異故有出此人彼不能窮其巢穴也惟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臣勝受任以來夙夜在公至不顧省其家勞心盡力不避艱險故能時月之間擒戮渠魁徒黨解散民安常業而又精爽詳審人不能欺旣無濫及亦無倖免人稱爲平蓋其才畧信有大過人者臣愚以爲宜令專督屬府之盜然職分素卑人不稟畏謹按江西布政司故有捕盜經歷間者缺於選補今臣勝屢著勞效第以詘在下寮上無由知臣請授勝茲職俾之巡徼管內不惟

少旌其勤使人知勸而盜賊亦可以漸而戢矣臣雍昧死以聞制下吏部吏部以勝資淺寢不行明年始有文綺之賜用前奏也當是時吉安人多當道文淵閣則陳循蕭鎡大學士吏部則王直尚書都察院則蕭維禎羅通左右都御史餘以侍從卿丞給史布列清要者不可勝計其子弟親屬僮奴率怙權使氣恣橫部中輒橐盜以居利守令莫敢誰何君獨持法直行無所假借推情立義尋繹鈎探窮竟根柢衆以是大怨君乃共爲蜚語誣之於巡按御史項聰聰時與韓巡撫以鄉曲更相責望不相能欲去君以快忿念無以爲之罪乃攜摭修學

西村集卷十
時減剋穀價坐之奪其職當逮讞京師君聲寃事下都
察院維禎入私言望君不與辯君遂持維禎陰事維禎
恐使所親索白金賂君斬解君弗許上書告其居喪時
受郡縣貨財具有左驗維禎大懼盡用其貲求救於中
貴人與安興安教其上章自愬從中下其事錦衣衛捕
君繫詔獄與刑部大理寺雜治之諸大臣咸詬君莫肯
白其枉者惟鎮撫門達於衆中責數君曰此豈爾求直
時耶故事當參請置對今是何等時也卒成案傳以誣
詆大臣上請報可成鍊嶺時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也明
年改元天順其年三月二十六日君卒於戌所年六十

二家人負其遺骸歸其子中卽葬於錢塘東山術後二
十年君配馮氏卒中以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自
東山術啟葬君於太慈鄉資崇塢丁家嶺之西馮從葬
焉君字廷義其先祥符人宋南渡居仁和祖嘉徙鹽官
父敬復居仁和君有吏才負直尚氣常慷慨思樹功業
吏杭州從事工部尚書李友直采官材四川典史鉛山
父喪去官卒喪改桃源考滿遷主簿永寧所至皆能興
利除害恭勤不懈愛民如子桃源當南北要衝民疲於
挽送死傷滿道君身任之煦嘔咻民忘其死其在永
寧尤剛腸嫉惡故不容於權臣竟以戌死悲夫中以改

葬之墓未有刻語其友史某曰子雖不與吾父接然詳
吾父事業者莫如子子又辱與中遊墓上之石將子是
託焉某辭不獲乃為之書曰嗚呼人能自視重則外物
輕當五六公柄用時噓枯吹生傾動海內自藩憲以下
莫不曲意事之以規進取君寧不知能少詘其志以比
阿之則高官要職可坐致也而守正不撓至罹毒蠱卒
之劇其牙而膏其吻身死名僂為流俗笑者由其自視
重也嗚呼賢哉屬者有巡撫使臣奏江西盜倚大臣家
為捍蔽時李孜省之黨方盛諱惡其言立貶斥居外則
其姦王法亂吏治賊民生者有不待君一人之言而具

也傳有之潑山大澤實生龍蛇又曰觸犯人主罪或見
原牴牾勢臣死在不救信然是用表之於墓覽者將哀
君之不幸且為世道慨焉嗚呼蹈此轍者微獨西江哉
墓碣

桐村齋室蓋石文

先生諱字父母妻年壽葬地已見記中茲不
書者懼再告也惟郡邑姓氏父祖諱外祖姓
諱則詳書之以
補記之未備云

維成化二十有二年疑舫先生周氏自記其桐村齋室
之成蓋絕筆也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哀子有庠卜先
遠日得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焉則是記也當為坎中

之藏及門之士咸以爲先生澡行焯華聲實流著光遠有耀者自謙而不言不可以不載也謂某宜論次其後某人微而言淺續之則似伉銘之若以尊自居皆不可也用敢取柳宗元之說假託之蓋石而書焉先生敏獻夙成生五六年客有舉其名戲曰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彈五絃識者固知其不凡矣稍長學春秋於鄉貢進士蔡應祥不數月悉通其義例然厭科舉之習益務博極羣經汜及史子搜獮剝剔以涵以揉儲爲已有山峙海含發爲文章汪洋恣肆道厲峭絕皓屈盤紆如山澤氣升蒸而爲雲霍忽騰沓彌布六合雷轟電掣萬怪呈

露須臾廓然消散天宇朗豁泯無一迹焉讀者初莫知其端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蓋鮮矣學者連州跨邑交走道中先生隨其材之高下誘掖摩厲率多有成正統六年淞江柯察使屈先生爲子弟師乃真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沐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梏賊葉宗留昨諸途陳都督敗

死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
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副
叅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
尚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文檄悉
以委之先生殫竭心膂彌縫匡贊知無不言十四年春
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
鄧伯孫爲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
林叢溪阻山石礮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托足其勢不
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竄伏草莽伺間竊發官
軍單行星散首尾縣絕卒然遇之將坐致潰敗矣宜軍

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降者復縱令相招明立賞格
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者然後進軍剝
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
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污鱗於賊者先生
爲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
遣人往可撫而有也衆疑憚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戶
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溪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
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
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無有且設草具先
生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

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幾不能正匕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作賊賊屢敗乃請降耳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謀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走被執賊衆遂散聞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勿行久之始授沐陽典史初僉都御史王竑董漕事而巡鹽兩淮

監察御史陳綱與竑不相下揚州知府邱陵素爲竑所厚綱每以吏事責陵輒舉先生以爲况陵以愬於竑竑銜之未發也景泰四年先生以漕行道中竑令人錄先生行橐得白金三數錢文致爲民財先生度不可與辯引垢誣服家人訟諸朝事下法司讞天順元年更化先生事白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德益劭文益奇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崖鑄野刻照映山澤部使者藩布叅憲使副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生往謝則處以賓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友誠懇事親色養備至親卒身親負土爲墳畚鍤不去手鄉人義而助之

逾年墳高數尺廣千數百步樹皆成林用古人族葬之法令兄弟子孫叙昭穆以葬不限居之同異曰吾寡宗族吾親所生惟吾兄弟二人吾何愛數尺之地而令遠吾親乎萃川先廬火遷居大桐村先廟而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龕以西爲上之說循習唐制非古禮也乃爲三龕中祀所繼之宗而祖禰以昭穆處左右門人問先生曰此固朱子意也其祭用古今禮先生天分絕人書一過目則背誦如流終身不忘爲文章未嘗檢書一字不悞竟死聰明不變燈下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錄其立意造語往往出人所未到學之者弊精

苦思終莫能近之嗚呼天之降材也得其全者寡惟先生之修於身行於時傳於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懿材矣然以前跋後窆與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惜哉將葬有庠前數日死哀孫賜旣以是日葬先生及費孺人且奉其父柩附之先生之祖農圃先生諱德行其府君號耕鑿諱復觀稼徵士姓凌氏諱孟復乃其外祖也萃川里大桐村桐崗阡舊屬嘉興今分爲嘉善疑舫亭寓居在邑中好事者構屋名借舫亭候其至迎居之桐村牧者蓋倣太史公牛馬走之說云龔遂奇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給征闕回口不言功默默

西村集卷七
守故職貧益甚時獻皇帝北狩歸景帝尊爲太上皇居
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奇獨草疏請
還政獻帝未上而語泄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之會
赦猶杖之幾死孿不能行者數年獻帝復辟始授指揮
僉事云

墓版文

亡姑張烈婦墓版文

烈婦諱慕貞姓史氏我祖考谿隱府君之長女也谿隱
諱晟娶黃氏烈婦長嫁里中張俊俊之父譽譽父孝安
皆有名鄉曲譽爲府從事終考京師當得官以不樂仕

進丁憂歸服闋不肯起爲人所訟時法禁甚重譽乃逃
奔京師郡縣械俊兄弟往代譽會赦得釋俊歸死邳州
道中從者火其屍負函骨歸烈婦號慟氣欲絕者一晝
夜始蘇卽惡衣醜形以死自誓於時年始二十六也其
二子長曰安六歲次日寧纔三周皆撫教之以成安改
名墳寧改名箎爲娶而生子矣箎尋瘵墳溺水相繼死
又爲教其孤孫男女凡六人悉婚嫁之孤苦勞瘁自少
至老未嘗少寧家空業殫所居不蔽風雨而堅確之志
潔白之操始終不渝歲大飢某嘗欲迎養烈婦曰我張
氏老婦也分死於是他非所知也卒不許君子以爲知

禮成化二十年丁未以疾卒年七十五其孫麟卜以十
二月壬午葬大陳原張氏墓中從俊之兆嗚呼某少失
母族親無憐者惟烈婦哀之恩勤鬻鬩有同其子而頑
鄙無狀見棄於人力不能致吾姑之節以白於世痛其
有窮耶遂濡血以書其酷不能爲之辭

誄

淵孝先生誄

維年月日東原先生杜氏卒於吳郡之樂圃里第旋殯
於如意堂之西階明年夏四月乙酉將葬於橫山禮也
縉紳大夫與夫及門之士僉以爲賢者死有易名今先

生學問精深至行純備有合謚典私謚曰淵孝先生後

學史

某

爲作誄曰唐堯禪舜受命於天

叶

惟彼胤子遂

爲虞寶世有明德啟其後人流衍日滋族姓振振篤生
劉累天畀多知學於參龍能求欲嗜乘龍在夏資之飲
食夏后嘉之御龍賜氏以更豕韋傳國歷世自商徂周
又更爲唐成王滅之邦族散亡遷封於杜絕而復昌赫
赫杜伯歸然允臧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於後
益光光之伊何代有明哲漢晉揚聲唐宋滋烈立宣定
策平吳杖節少陵詩史睢陽相業叶族大以繁枝分派
別君之高祖自蜀來吳安其土俗登此版圖曰曾曰祖

爰處爰居謹厚自修保族宜家叶伊君顯考洵美且都
 才與德稱名與行符省弟南都奄忽告殂君生甫月其
 泣呱呱母氏聖善守節字孤猗歟夫子年弱體孱譬彼
 泉水原出於山越澗度壑衝瀨激湍小受大歸始克成
 川穎悟之名著自髫髻如珠在淵如玉在韞明潤內含
 光耀外隱稚不好弄乃克務敏務敏維何篤於求師處
 端始造孟功繼之晚從嗣初究厥指歸抉隱探蹟鉤深
 摘微其進不已其得不訾融會貫通萃而為資發為文
 章浩浩穰穰大包邱壑細析毫芒聲詩可咏金石琅琅
 不務綺麗乃在和平叶博綜材藝諳悉舊章畫宗氣韻

書究偏旁孝友之性本乎天賦痛父早亡終天永慕慨
 想容儀宛然如覩念母劬勞孝養備具家雖屢空羞無
 不飫和氣婉容依依若孺德尊行隆蔚為儒宗講授於
 鄉以開羣蒙從者日多來自遠方叶屢滿戶外席交室
 中禮容秩秩德音颯颯太守下車求賢是崇聞君才名
 謂世無雙叶將獻天子以登以庸君拜稽首告於太守
 守實過聽我躬何有無實而尸懼忝我后守誠愛德小
 人有母保孤嗣宗為德孔厚守能白之死且不朽守曰
 為政風教是圖叶矧茲節義為訓實多有子如此何可
 滅磨拜疏上陳帝命乃嘉叶肇錫嘉名用表厥家叶龍

光有赫川澤增華叶性樂山水甚於渴飢鹿冠峩峩野
服是宜躋險造幽樂以忘疲葺宇竹間命名延綠朝暉
成陰夕霏滿目於焉逍遙以寫心曲甲午之歲君年及
耆仲子請舉雋於有司謁省告歸將與計偕叶君胡遽
疾運極在茲山頽木壞吉往凶來叶嗚呼哀哉邦無老
成後生失援弔者塞途揮淚如霰大夫視斂操文致奠
好德考終於何聞見謚以實稱傳無虛撰嗚呼哀哉吾
與夫子人品固殊辱視忘年不尊自居屈已下交屢枉
吾廬周旋懇欵獎譽吹噓疇昔有言吾衰子少人壽幾
何莫忘久要士感知已此恩未報如何嘯歌竟成悲踞

嗚呼哀哉橫山之麓筮人告從叶日吉辰良喪柩啟行
叶悲風淒急飛鳥翻翅送者兩泣白驥哀鳴叶嗟嗟夫
子永安斯藏視不見形呼不聞聲叶人孰無死身名永
喪嗟嗟夫子其有不亡嗚呼哀哉

十一世孫 積厚 校字

西村集卷第七

西村集卷八目錄

墓誌銘十二篇

張子靜墓誌銘

沈希明墓誌銘

李夢陽墓誌銘

亡妻李孺人墓誌銘

亡妾叔蕭氏墓誌銘

石橋居士史君墓誌銘

二殤孫墓誌銘

處士朱君墓誌銘

鴻村居士張氏墓誌銘

何以高墓誌銘

吳廷貴妻董氏墓誌銘

殤孫曾懋銘

行狀五篇

曾祖考清遠府君行狀

先考友桂府君行狀

繼母朱孺人行狀

故中憲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行狀

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行狀

祭文十五篇

祭董仲舒文

祭武功伯徐公文

祭梁都事文

祭白茅塘文

祭家廟文

祭外舅南莊李公文

祭外姑計孺人文

祭唐醫官文

祭陳味芝先生文

祭張氏姑文

祭張子靜文

祭疑舫周夫子文

祭業師菊軒夏夫子文

祭李夢陽文

吳江縣三里倉上梁文

西村集卷第八

松陵史鑑明古

墓誌銘

張子靜墓誌銘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吳興張先生卒年五十八
 明年正月二十日葬為字原其嘗所往來松陵史某為
 誌與銘門人史鐸買石而刻之誌曰先生姓張氏名淵
 字子靜歸安人也曾祖明二祖秀一父恭二世力耕稼
 恭二娶沈氏生先生自幼喜讀書年十四五即抗顏為
 里中童子師里中童子皆畏敬之如嚴師久之有浮屠

氏請先生教其徒郡中時邱大祐唐惟勤方倡爲詩先生時質所業勁果踔絕往往出流輩上大祐亟稱於人曰張淵之進日以加吾未見其止也惟勤亦曰子靜之才如驟驥絕塵奮迅騰躍殆不可控御先生益自刻勵探隱撻微抉崑拾瑣居蓄委積無所不有然後引而伸之大放於辭雲蒸川湧翕張斂散激射旋轉殊形異態層見叠出觀者心顛目愕不能言其狀先生之於詩可謂進乎技矣郡中有富人以財自雄慕先生名覬一至門爲榮數遣客鈎致先生謝不往富人乃取便過先生家先生又不往最後梁參議以閭復詩集爲名強先生

往取之而先生不得已始爲一往然非其志也先生長髯秀目儀貌朴野吳吳作湖語見者未之奇及其微酣發興以手拄頰瞪目直視且思且草俄盈十數紙人始嘆服其見人文章議論有槩於心者則感激流涕或至抗聲慟哭世以比之唐衢云初娶朱氏生子曰鼎再娶徐氏生子曰彝曰宙初先生嘗夢東坡性又嗜坡詩故號夢鶴杜用嘉更爲夢坡從用嘉言晚年孳幼穉徒烏程水北又號水北村農嗚呼先生奮自農晦家無一札卒能崛起成一家之言名蓋郡邑蔚爲儒宗豈非所謂豪傑士歟銘曰河之流兮活活土之封兮閉閉叶其上

西村集卷八
暴然其下闕嗟哉張君闕斯穴更千萬年亡爾撥

沈希明墓誌銘

沈先生吳人也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易及老
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縱橫鈎貫汜濫浸漬大得也其性
靜其志專其行潔性靜故居四通五達之途望其門悄
然履其庭寂然上其堂闐如在山澤也志專故自壯至
老守道彌篤不惑志於富貴不改節於貧賤不吝情於
去就其介然之分確乎不移也行潔故一介之利不以
取諸人一力之役不以煩諸人人請教子弟則往請與
燕遊則未嘗往也其見先生者不與之言先生終日不

言與之言則世道之升降物理之變遷人事之得失若
決江疏河而注之海滔滔汨汨莫有終極也中歲常用
薦者言起試禮部一不利卽歸杜門不復肯出市人罕
識之惟鄉先生少詹事劉文恭太僕少卿李貞伯南安
守汝行敏陳留令王抑夫布衣杜川嘉賀美之時與交
往初先生遇秦僧弘慈濟授祿命及飛白術秘其書不
肯示人間與一二知者行其說自以爲天下之人莫能
踰其祿命曰格局格之數三百有六十局之數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格有相同局人人異且世運無窮造化迭
變前乎甲子之一周後乎甲子之一周其間千支雖同

壽夭富貴貧賤不同也而今之術者以一定之說槩之宜其不驗矣余之所謂八字者元會運世年月日時也非世人所謂八字也曰五星自唐一行創爲十三家之言其應各有時在唐爲歷象在五代爲輓轡在宋爲殿駕南渡爲喬輿在元爲邪律在國朝爲空實往者如彼來者可知也其飛白曰定位曰飛流曰直殿曰交會得此失彼未爲全利也若吉凶參焉則以其要者爲用舍世之所行惟紹興數卽定位耳其三者無聞焉此其大較也其它因事徵驗觸類引喻更千數百條辭多不能盡紀弘治六年先生年七十七正旦忽謂妻子曰吾將

死矣問其故不答至三月盡焚所秘書囊其灰投橫澤水中五月病作預尅死曰我必以乙卯日寅時死旣而果然先生諱誠字希明父諱彥中母某氏初娶周氏生子一曰孟母子皆前死再娶邱氏生二子曰雍曰泰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太平鄉梅家灣先塋其門人都穆哀師之道不行恐死遂泯滅無聞買石請銘於史某某最爲知先生且數接其言論者也銘曰衡門卑棲其蓄不訾從者如雲虛往實歸先生已矣人將誰諮太虛冥冥不死者神招之或來莫聞其言我銘無愧以告後人

李夢陽墓誌銘

李之姓有二一出唐虞理官臬陶後爲理氏至商有名
微者改理爲李一出周柱下史老聃生李下因氏之皆
其始也三代以下氏族之法廢二氏漫不可別歷秦漢
三國晉南北朝至隋代有顯官令人要盡其後也唐有
天下李氏爲最盛然降虜叛臣往往賜姓以懷柔之由
是李姓遂大亂君之始莫詳其所自出元時有秉彝者
爲國子學錄居松陵澄源鄉子孫至今居之此君之先
也曾祖九成祖仲圭咸隱於農無廣廈以居無高貴以
雄於人然邑中推爲衣冠故家大姓富人其貴出李氏

上遠甚至論列家世則第其下莫敢望君諱熊吉端重
靜默誠敬孝友稱其家不幸以成化十年九月丙辰年
三十九卒九族之親與夫友而姻者來弔哭皆失聲識
不識有語及君者皆爲流涕嗚呼君可謂善人矣天平
何不稍與之壽而使其至此極也爲之父者老而不逮
養爲之子者幼而不得教窮天下之悲而莫與爲伍也
且世俗之說以爲壽夭富貴貧賤皆善惡所致嗟夫君
豈有不善哉又自其先世以來率脩身謹行非有勢位
氣力可以驅迫人而君卒止此非命也夫昔劉虞恭已
愛民卒爲公孫瓚所敗縛日中曰天苟雨吾不殺爾天

竟不爲雨姚萇以臣叛君苻堅親往攻之絕其汲道而
天雨營中由此觀之謂天道有耶無耶此皆理之不可
曉者或者又以堅殺萇兄萇復其仇故天佑之然則虞
何爲不道瓚復何仇耶此又理之不可曉者至若耳目
所聞見有蹈道依仁與物無競而權橫天或窮困至死
不振者比比皆是其或姦回詐險嗜利無厭流毒殃民
者反貴壽富盛其故何哉然君子期於盡其在我終不
以此易彼也君父廷芳母計氏配錢氏子二曰來復七
歲曰來賓纔四周以明年二月甲申葬天字原仲圭君
兆右君初字伯陽嘗以爲雷於柱下史將改而卒其妹
曰爲惡而壽謂天匪明叶爲善而夭於君何傷我銘不
私尚永無亡

亡妻李孺人墓誌銘

亡妻姓李氏諱桂清吳江人也五世祖秉彝仕元國子
學錄曾大父九成大父仲圭父廷芳母計氏李故邑中
名族吾妻生又與某同歲我顯考桂軒府君顯妣凌孺
人爲某聘之既納幣而孺人歿兩家持成約不變某免
喪受黜於廟往迎諸李氏以歸端靜柔懿謙約畏謹罔
有過失居先君喪義不顧私訖三載始歸寧父母嘗以

不逮養先姑爲恨故禮姑之家特加厚焉凡歲時問遺
俾李氏悉後之不得與爲比某所交多當世知名士每
相過從笑語窮日夜不止供給不問有無吾妻嘗極力
營辦僮僕頗厭苦之輒戒曰凡人鮮不有所好第主君
能好此視他好不旣多乎家小大事必以咨某未嘗自
決一錢尺帛不妄有所與所親或譏病之謝曰專擅非
婦人事也成化十二年二月十日暴得疾不能言惟引
首觸子婦身是日某偶他出歸張目注視淚涔涔弗收
羣醫袖手莫能療又三日暝年僅四十三某哭之慟初
吾妻弗娠先君爲嗣續憂命某卜妾得蕭氏吾妻能惠

無妬心生二男一女男曰永錫永齡女歸吳瑩嗚呼吾
妻與某同憂患服勞苦者二十有七年今衣食粗給男
婚女嫁亦抱孫矣而竟以夭死可痛也夫天未悔禍我
繼祖母蘇孺人又卒銜哀茹毒杖而將事故吾妻之葬
也緩明年九月二十日始克葬於小甸原虛其左以俟
耐銘曰坤道順婦道從使有聞家乃凶繫爾德靖且恭
在中饋維女紅胡天札壽止斯子失母夫失妻坎以藏
掩藁裡尚永世無害菑叶

亡妾叔蕭氏墓誌銘

某之亡妾叔蕭氏名蘭徵同邑黎川人父曰宗母陸氏

初某妻伯李氏無子某以先君之命內叔蕭焉生子二
永錫永齡女子一嫁吳鑿伯李卒攝內事者十有八年
弘治六年八月乙亥日病以死年六十三明年十二月
壬申葬翳字圩之原叔蕭性柔婉精女紅事舅姑及女
君無違禮舅姑視之如嫡焉女君親之如姊焉愛敬交
盡訖無間言女君卒後其禮女君之黨逾已親喪焉哭
之婚焉相之乏焉賙之雖政自某出然由其先意而啟
臨事而贊不靳費不後時某獲免忘故妻之誦叔蕭之
助也故卒之日女君之黨哭之如已親而其子復悲思
嫡母之亡虐識者有以知二婦矣其他可推也其待二

子若子之妻子禮秩如一愛憎無偏宗姻每舉以爲况
前數年予家燬於火亡片瓦尺椽之庇叔蕭相予弘濟
於艱難拮据卒瘞未嘗自寧今幸麓就緒而死不克享
悲夫自始死至於葬使其子主之禮也不訃於親友非
伉儷也不反哭於祖弗與祭也不耐於祖姑祀別室也
子之喪十五月而禫旣禫而除屈於尊也猶持心喪伸
其私也銘曰女婦之德無聞斯賢矧爲人妾處之猶艱
寵則爲嬖疏則致愆若叔蕭者卑以下人慈以畜已得
夫以爲家有子以爲侶斯焉永藏其尚何俟

石橋居士史君墓誌銘

史氏之孤端將以弘治三年十二月庚申合葬其顯祖考石橋居士顯祖妣伯羸孺人於大洛原某書石以誌之辭曰居士諱昂字公望吳江范隅鄉石橋里人父曰廷用由學宮弟子員貢禮部入太學歷事秋官選知桂陽縣縣故多豪有朱楚達者其魁也羣黨更數十家羽翼之奸禁亂法偏強溪山中吏莫敢闖其門縣務廢不治前長吏往往坐罪去而豪益驕揚自如桂陽君廉知楚達當過近郊伏吏卒擁之至楚達猶抗倨庭中桂陽君手捽之踣鞭撲亂下并擒其助亂者五六人悉死於杖下由是桂陽始可理然其黨懷怒伺間竟縛桂陽君

至京師時方厲縛官之禁羣凶十餘人悉論戍遼左猶免桂陽君爲庶人桂陽君生七子居士其仲也當家破產析之後躬節儉務耕織兼廢舉家用再起爲上農時斥羨餘葺垣屋具器用有衣冠家故習人謂桂陽君爲有子成化十八年三月癸巳壽八十四而卒伯羸氏黎川里人秦弘毅之女弘毅秦王府審理正弘昭舊同桂陽君遊學故伯羸歸史氏甚宜其家先一年卒壽七十八生四男一女男曰俊傑英雄女有歸皆前死惟一庶女在孫男女十三人端俊子也某與居士同姓而異出桂陽君之姑嫁黃氏生子中某之顯祖妣中女也故先

西村集卷八
九
君子舅居士而端視余以兄銘其可辭耶系曰豐不終
斯溼凶節有卒乃貞吉微兮妙兮賢者效兮不肖者誚
兮

二殤孫墓誌銘

二殤皆予孫也仲曰曾大叔曰曾立成化十八年冬皆
病疹以死於時大生六年矣立後其生一年而先病十
九日死予哭之傷心大爲人頡首秀目性沉靜寡言笑
未死前六月忽自詣從鄉先生學授之書與字皆能記
立則廣額大口豐下爽朗解人意嘗抱置膝上教以詩
輒隨口成誦意其長皆可教之以成今不幸盡夭可惜

也已可惜也已初六安衛經歷顧永芳善相人激浦軍
士胡日章妙祿命術余以二孫叩之顧曰大也夭立也
壽立也頂骨有異必然亢而宗胡之言則反是嗚呼今
已矣豈禍福無定言祥者不讐言不祥竟讐耶抑余之
不淑致夭及茲耶抑史氏之不振天故弱其後耶是皆
不可知也是年十一月廿六日予帥其父曰永錫者葬
於小甸原祖墓北三步之外東上南首刻磚而銘銘曰
歲丁酉大寶苗維戊戌立乃達壬寅冬胡盡奪孟月廿
弟先折仲月十兄復滅小甸原葬並穴

處士朱君墓誌銘

君諱忠字思誠姓朱氏其先吳江同里人也大父福洪武中徙居嘉興思賢鄉宣德五年割思賢鄉等數鄉爲秀水今爲秀水人父達務本業致富長其鄉稅娶翁氏生二子君其長也甫弱冠見其父以稅殿被笞卽流涕走縣官白以身代民間咸奮曰不可累吾孝子繼屬以輸不絕稅入更居最初浙右多豪猾尚兼并苟利人田宅子女則百計圖之必得乃已至有殺人者郡縣多爲所餌陽黜而陰縱之民死齟舌莫敢吐一語根盤蔓繚牢不可解君獨以非義不爲其儕輩皆笑之俄有聞於上上怒詔遣大理卿熊公偕中使來按民前被虐取者

多自枝以訟熊公悉草薶而株送之重者戮死收其帑輕者猶謫戍邊君管內以君故訖無一人訟者獨得免於禍家人輩竊相謂曰微乃公吾屬盡坐死矣君平生事父母孝能不違其志雖白首猶嬉嬉如孺子父母卒號哭不舍晝夜聞者莫不灑泣妻歿後十年方繼士論尤多之成化辛卯十二月二日以疾卒春秋八十初娶同邑張完女前君四十六年死生一子廷獻女二長歸先君爲繼室次贅張望再娶吳江孟盛女後君二年歿君天性整潔終日衣冠而坐如見賓客汛掃室內外一塵不生朋遊飲宴時問遺寧厚無薄未嘗計家有無

其視財利漠如也或推與人不惜家用是頗落有張某者嘗貸人百金斷得君一言成要約後其人負約不償君代之償昆弟或相怨尤君笑曰是誠在我也遇之如初廷瓛卜以卒後五年丙申二月十日葬君於中李原張孺人墓中而耐孟孺人於左命其子源來請某銘某義居君外孫分卑而無文辭不敢銘繼母曰禮雖不爲吾黨服然詳我父行業者汝也汝其毋庸辭乃不果辭既爲之誌又銘曰人競取以爲多君獨少也彼凶於其家居何切爾宗克保也世無淵明徒唐何切往行莫能道也

鴻村居士張氏墓誌銘

張氏之孤曰淵將葬其父泣告於嘗所往來史某曰嗚呼先君不逮養而卒也不肖孤淵不敢稱述先德惟是窳窳之事宜有刻敢以累吾子又泣曰昔吾祖困於役庾死獄中家破先君無一椽之居一金之產偃偃皇皇拮据勤勤積四十餘年乃克有濟也依於人而不負其德復先業而不有其分成孤姪而不望其報與所以蓋覆其子若孫者無所不盡其心今則已矣吾子名能文辭且辱與淵友其賜之銘是先君得不朽之託亦少道孤淵不孝於萬一也某以爲近世吳興詩人惟淵最晚出君子以其言雅馴一時作者莫能及是居士爲有子

矣斯可銘遂叙而銘之叙曰居士諱恭二歸安縣秦原鄉後巷里人晚家鴻村人稱爲鴻村居士諱明二者其祖諱秀一者其父姓朱氏者其母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年八十一妻沈氏先二十有七年卒居士不再娶故其子無繼母子男一卽請銘者女一孫男三葬爲字原用明年十一月十六日銘曰嗚呼居士其生也難其成也難有子有年銘以永傳

何以高墓誌銘

成化十有一年歲乙未冬十二月戊戌金陵何以高卒明年丙申春正月丙辰其家卽葬於江寧縣新亭鄉王

墓村岳家山之原後闕月友人松陵史某始聞君之訃旣爲位哭亟使人以幣走弔何氏且寓書告於府軍衛千戶姚世昌曰以高吾子之友也今不幸死其子幼未能乞銘敢以累吾子又曰凡今之得銘於墓者率多有勢力之家其貧而與無後者蓋闕如也夫以高之賢而不獲銘使天下後世無知以高者吾黨之責也吾子苟出而圖諸是不惟以高之爲亦以爲吾黨說也越十年某克走金陵訪而問焉見其二子曰瑋與琳者瑋之言曰吾父死時瑋生九年矣尚能記其執瑋手泣曰爲吾謝史君不可復見也矣問其居曰貧不能存已售諸人

矣問其墓曰邱木爲族人所斬矣墓田爲他人所奪矣
嗚呼生不能周其困喪不能致其哀歿不能恤其孤吾
負吾友矣夫乃從瑯錄其族世名字買石而誌其墓辭
曰何氏之先江都人有諱海者以閩右衛南京尋調北
京而其子諱清者實從焉今有爲府軍衛指揮其孫也
清之弟諱信者留家南京是生君君諱昂以高其字也
性聰敏好讀書初事舉子業尋棄去學爲詩造語清麗
嗜酒善音酒酣悲歌慷慨旁若無人家素多財嘗憇遷
江湖間所至與其賢豪相徵逐嘯咏窮日夜不厭父卒
君不能自出界所親往買而共其利信而不疑不與較

盈縮故所資日損晚年度不自振益肆意縱敖酒館間
以取適遂成疾以死壽五十二配石氏無子先君卒而
妾產子男卽瑯琳女長嫁馮玉留守後衛千戶次尚幼
姚世昌諱福一字天錫於時號能古文與以高交最厚
以高死後亦死故不克銘今年乙巳實二十有一年云
系曰學不求仕資以爲詩賈不競餘乃喪其持得則爲
譽失則取譏嗟哉何君竟藏於斯

吳廷貴妻董氏墓誌銘

董氏其先吳興人世傳其家有十丈梅當宋高宗居德
壽宮日嘗候其華輒駕幸視之故號曰梅林董云國朝

永樂間梅林之後有字廷章者贅吳江錢氏爲之壻遂爲吳江人碩人考妣也碩人諱如玉嫁爲同邑吳廷貴妻性慈孝貞靜事舅姑無違禮婢使小有過差未嘗笞之其聲氣笑言不聞屏幃吳氏方聚居羣從兄弟十數人一時娣姒多出諸大家咸以侈麗相尚錢與董又富傾邑中而碩人泊然無好其被於首服於身者皆嫁時所具不少益也廷貴性喜客餽贈飲燕務過於厚家或不足至假貸給之其季中書舍人朝用久宦不歸諸女之旣嫁者凡歲時問遺暨吉凶慶弔廷貴率顧恤之如已女碩人相之無難色朝用喪其妻京師書來欲廷貴

往商家事廷貴爲之往以疾卒碩人惟慟哭而已無怨言婚嫁諸子女以家有無大小適稱無私厚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以疾卒年五十五生四男四女男曰銘曰釗曰鉞曰鈇女長三人皆有歸其幼未嫁而殤孫男四人孫女七人將葬銘來請銘予惟世之女歸專恣者往往逞其才辨斬自表見雖其夫與子共存皆莫能制之故有接賓客縱燕遊泣僮僕以爲能殊不自知其非使聞碩人之風宜若少勉矣然有見而不悛者獨何人哉則碩人之賢其可不銘之以警若所爲者是爲銘銘曰維成化二十三年其歲丁未其月癸丑其日壬

申哀子銘奉其母董氏之柩祔於父吳廷貴之墓鄉曰
范隅川曰非溪原曰亢字旣寧且利以永昌於世世

殤孫曾懋銘

維史之先太史後命氏以官去上久其遷吳江自仁叟
禾水之陰世相保有禾齡兮沈爲婦子生命名曰曾懋
叶上弘治八年歲在卯生始四周疹斯咎六月癸亥爾
其夭小旬之原祖墓道殯於歸安墓之右明年三月日
丁卯葬從先人厥南首生不壽兮死速朽銘以藏之庶
知有

行狀

曾祖考清遠府君行狀

府君姓史氏諱仲彬字文質清遠其號也遠祖崇以功
封溧陽侯遂家溧陽傳世二十有一而清河令諱惟肖
徙終南又七傳而翰林集賢院學士諱懷則始遷吳中
爲嘉興縣思賢鄉人族貴而蕃里中數十百家不間他
姓人謂之史家村元季有黃翁者居吳江范隅鄉穆溪
里史與黃雖異府縣然其居皆在兩境上往來甚密黃
無子止一女故南齋府君以仲子壻焉實東軒府君也
入國朝占籍吳江遂爲吳江人而嘉興今亦分爲秀水
矣東軒生清遠府君府君幼佚宥不羈任俠行權喜趨

人之急洪武中法制未定貪縱者多勦民以自潤民怨苦之府君因民之欲與諸少年縛其魁獻闕下敷奏詳敏天子嘉之爲戮其罪人特賜食與鈔給驛舟傳歸於家遠近稱快而豪猾始斂手不敢爲非矣東軒公憂之曰我家世醇厚汝所爲若是非史氏之福也府君謝曰兒幼尚氣耳長當悛也亡幾忽謝遣故所與遊者改行自勵務爲恭謹每出入遇人無貴賤必先下之以儉自持常時一錢尺帛不妄用至所當爲雖甚費不靳也用能以力田起家甲其鄉推擇爲稅長時連歲水旱加以軍興調發劇甚民敝或逃去田多汗萊稅不入往往累

及長府君曰田不闢而望稅之入得乎故所設施一以農事爲本又以爲農出於人力務愛養之使其不撓庶得盡力焉乃約束管內自己以下不得取民毫毛利民多感悅轉相告語流亡復歸當春則令田甲檢視耕墾五日一具報躬自考課有未闢者則召其人詰責之若缺農器及人力種子則調助之更諭親戚假貸之計畝至秋責償或惰慢不肅則杖而徇於衆由是人相勸戒墾田大增府君又勞來不倦爲相視原隰所宜指授種樹之法糞治之方斂穫之節秋果倍收民皆有餘稅入居最縣官譽之薦之爲下其法諸鄉終洪武之世治水

諸使行縣則推使居前應對遇有干生民利病必反覆
申論之不以威惕而止洪熙初詔天下戶絕而田蕪者
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稅之然法令重失實者官與長
連坐死胥吏輩舞文要求百端譁者又持短長以快其
私他人搖手觸禁不敢報府君獨慨然曰此天子德意
也可懼禍以殃民乎遂條上奏可得減稅若干府君家
無私焉老幼泣謝曰微公吾屬不沾上賜矣有黥民當
運糧負其才力百計求賂冀一脫府君執不許其人憤
且耻乃誣府君不法事臺下御史治會御史當代任逮
府君下獄不卽治府君竟死後御史至辯所告事無纖

毫實卽坐告者以死府君寃始白府君沉厚寡言人不
見其喜愠時臨事不計利害惟義之趨居家孝友待人
不欺人亦樂爲之輸誠重然諾自結髮至老死未嘗食
言春秋六十有七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也配孺
人沈氏諱淑寧澄源鄉上沈村沈德載女少府君一歲
生擇對不嫁年二十始嫁相府君大其家後三載卒合
葬於小甸原子五人晟旻昊昌昂孫十有一人先君珩
居長嫡府君嘗曰在禮嫡庶異禮秩吾當推行之一家
故析產俾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後世子孫守此家
法毋廢也嗚呼府君之所以劬宗燾後保我子孫於長

久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辭蓋將有待也今諸祖諸父俎
謝畧盡鑑屬當府君小宗之繼而不肖無似不能以致
顯揚使有聞於時追維先德之在人猶耿耿未泯雖不
逮事以考德論業然內侍家庭外詢故老亦畧備矣用
敢狀其萬一托立言君子以圖其不朽焉成化十五年
三月曾孫男鑑謹狀

先考友桂府君行狀

先考諱珩字廷貴姓史氏號友桂人或稱桂軒居吳郡
松陵邑范隅鄉穆溪里瀕溪多黃姓故又爲黃溪里其
先世居浙之嘉興自東軒府君館甥於黃遂爲黃溪人

至清遠府君力田起家爲稅長義不倍取治稅如治家
事名籍甚生五子溪隱府君冢嫡也性至孝不渝先志
家事又甚理先君幼端重靜默不事事咸目以不慧清
遠獨奇愛之嘗抱置膝上誇謂客曰他日佳器也第吾
不及見耳瀕終析產諸子命不得與長子齒意欲以次
傳及之且曰後世守此法毋變也十歲母黃氏歿祖母
躬撫之稍長嶄然露頭角出語驚人甫冠卽代父在官
時郡縣多逋負朝廷遣使督之員衆館傳不能容散處
祠寺中悉滿供廩日靡不貲邑又當要衝道過者無寧
日求索不問有無咸取辦於長長復箕斂民以應不寧

厥居往往遁去稅入愈不充督者繼至吏卒手文檄日
叫囂道路間逮捕盈獄凡爲長多家破先君善應之無
滯事亦無病民家得免於毀邑長貳曰彬有孫矣推繼
爲長不貸豪猾苟犯約必痛治繩削乃已至細貧則時
有縱舍未始肯獵民毫毛利民故畏其嚴懷其恕而服
其廉爭如期集稅爲一邑最居久之竟謝免強起之訖
不肯就尚書比部謝郎中巡撫東南嘗召問利病先君
條對甚悉因訪以學以不學辭曰汝富家子年少今不
學何待先君聞語痛自勵日取諸書課讀雖甚冗不廢
間從明師友相質問凡有關倫理則默識思踐行之飾

章繪句之習一不加之意也又善記資治通鑑論上下
數千年間治亂賢不肖如指諸掌初谿隱嘗作祠堂甫
成而卒先君考禮作祭器務合乎古不詳備不止將有
事得日則宿其族人昆弟臨事爨濯必親視鼎器必親
饌羹馘菹醢必親薦慤而信如見其所祭者卒事會餽
獻酬畢各就位爵行無算盡歡乃罷或一事不盡則不
懌累日擇鎗字圍常稔田八十餘畝以供祀事旣徵文
示子孫又定約若干條併刻石祠下大抵以嚴嫡庶盡
誠敬務豐潔爲教尤懇懇於怠忘之戒闢家塾延周伯
器夏原善主之命鑑從之遊里中來學者不計也二女

兄蚤寡家業復凋謝姻親無一闖其門先君撫成諸甥於凌氏甥尤加意焉爲之冠爲之娶爲之田爲之室廬蓋張氏甥稍自樹也重然諾苟一語出口雖百費不爲惜或譏笑之曰財可得信不可失也嘗與人期將行適貴客至行則傲客弗行則失期曰吾豈可負成約乎訖謝客以行尚氣敢言遇可言處雖王公大人不爲屈人有過面數之至頸赤毛豎不少恕然不許以私故人亦不甚怨閭里間交惡者咸來詣先君先君出片言決之卽定其用心平持論公好惡無所偏一以義爲準不期服人而人自服之故爲不義者每相謂曰史桂軒得毋

知之乎知之將不直我乎士有挾一藝者造門識不識皆賓禮使人人得盡其情其學行名海內者尤慕之如飢渴隨所至折節下之不敢以年望故驕士士以此益親附之故先君名得士酷不信佛老巫覡斥絕之使裹足不入門尤嫉堪輿家言以爲興廢貴賤夭壽夭也豈術所能移初祔葬母於姑側及葬谿隱將遷柩合葬議者謂不利後人譬止之先君一不聽曰吾得朝合葬父母卽夕死無憾矣利不利勿論也嘗作亭道旁買田具漿茗飲道暘者爲棺槨以葬貧者不喜飲而喜客客至無不留或三日客不至則悵然如有所失有吳某者嘗

西村集卷八
坐事亡抵先君衆爲之懼先君曰其兄吾友也苟事覺
吾當連坐卒脫之於死竟不一詣謝衆爲怒先君曰吾
豈責報哉遇之如初隣郡無賴者數輩日凌轢吾土輒
飛文以誣得賄則已與較則連結奸吏爲黃緣多不得
直遂大爲奸利奴視吾人指取所欲得如已有先君屢
使人論之自若也度不懲艾不已遂白諸官咸伏法父
老泣謝曰微君吾屬盡矣邑大夫聞先君名屢招赴鄉
飲辭曰齒與德俱未奚可哉卒不赴邑大夫屢虛其席
歲大祲出粟七千石以實邊及賑飢天子嘉之錫之命
服仍詔有司旌其門曰尚義先君拜命退避若不敢當

一日忽爲書名嘗所往來者與飲告以付家事於
泣涕辭不許衆爲鑑固辭先君曰當容我以娛老遂不
敢辭自是日婆婆於宜晚樓中不復問人間事琴詩自
娛甫一年忽得疾疾三日家人禱不使知先君微聞曰
我未死汝曹遂欲壞家法耶死生命也鬼神何心哉又
六日瞑成化丁亥六月七日上距其生之年永樂甲午
四月十日壽五十四先是與數客避暑瞻綠亭各賦詩
刻竹上客有張子靜者末二句云白髮侵侵人易老南
風亭館幾回來先君歎賞以爲有理諷詠至再三客去
疾作竟不復一登不虞其爲讖也未五十時已預治後

鑑鑑

事棺柳衣衾之屬無不具至是盛暑中得以斂弔者皆
嘆其識之過人先君修髯長身風度凝遠每出入道路
咸指目之其胸次豁如也內外一致不諂笑不作媚人
語不匿情飾貌待人亦不欺人亦不能欺不干人以私人
亦不可干以私也家衆數千指一以至公馭之賞當其
功罰當其過信任當其才無甚愛亦無甚憎者垣屋什
器不苟作作必工緻朴古下至草木几格食飲器亦斬
斬中繩墨雖有疾衣冠見人坐立整如也初娶張氏卽
先妣同邑爛溪里人本凌姓今太常卿信從姊也因大
父霄壻張氏父昱冒焉永樂甲午十一月十日生十

七年歸先君歸如其生之年以正統丙寅十一月二十
九日卒繼娶朱氏嘉興人遺孤二長卽不肖鑑娶麻溪
李氏次曰鐸妾張氏出也未娶孫三人男曰永錫永齡
女曰素潤卜以明年九月四日葬所居南小甸圍之原
祖塋西二十武遷祔先妣嗚呼我先君志希乎古人行
出乎今人澤及乎後人而不獲膺大任享榮名躋上壽
天乎天乎而有是耶而有是耶孤不肖不敢卽死泣血
以狀其萬一哀不能文質不敢誣惟立言君子矜而賜
之銘庶幾永傳不朽嗚呼哀哉嗚呼痛哉謹狀成化三
年七月晦日

繼母朱孺人行狀

繼母姓朱氏諱淑清嘉興秀水縣思賢鄉人也大父達
父忠母張氏正統十二年繼母年三十二矣歸先君爲
繼室先君家故營蠶事然不能歲盡善間一二歲輒有
敗者繼母業善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
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
葉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澌澌而食然後以鵝
羽拂之是爲攤烏其旣食也乃熾炭於筐之下并其四
周到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
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飢而傷火致病之

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病矣編經曰
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
惡其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
二日而起起則餒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
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此蠶
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薙
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
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
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
寒則貯火其下曰灸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戶曰亮山

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親爲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而惡寒熱太寒則悶而加火太熱則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蠶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凡此成法而繼母獨得其妙他人效者莫能及又能節其寒煖時其飢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興起率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爲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咸

謂吾家有養蠶術焉歲時得以充賦稅供衣服佐婚嫁者蓋不少也而祿命家之言又以先君始生之日爲癸丑歲在午月建己巳午火爲癸之財蠶命屬午死於己繼母年月日皆爲丙申其干與納音盡屬火故宜蠶云然徒委諸命不資人功非所以爲訓也初繼母無子愛某如己出後側室生子曰鐸均其愛於鐸又聘其妹之女張氏爲鐸婦先君卒鐸幼繼母所以爲鐸慮者無所不至也成化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八卜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柩葬於小甸原從先君兆先君姓史氏諱某字廷貴號桂軒世家蘇州吳江縣范隅

鄉穆溪里先十有六年卒子男二不肖鑑鐸孫男二承錫永齡孫女三曾孫男二曾同曾大嗚呼我繼母之歿不肖孤某不敢稱述先德惟是墓中之石宜有刻也謹掇其大者著於狀

故中憲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行狀

君諱訥字行敏蘇州吳江黎里人也姓汝氏肇自商之汝鳩汝方賜姓受氏其後晉大夫叔齊以知禮寬以善諫見於春秋魯相郁以德化人著名後漢降及魏晉南北朝由隋歷唐至於五代下逮宋元未聞有顯者國朝汝氏居吳江者最多惟黎里爲然十室其五他處所無

也君之先故巨室以貲長鄉稅至璣丁歲荒民窮負稅不能輸乃毀家以紓責底於貧乏思遠自幼能樹立與其弟旻同心戮力經營外內弘濟艱難家用再起於前有加君生未識思遠卒祖母呂碩人念其子之不克享也與旻撫教君兄弟尤篤稍長補學宮弟子員景泰四年領應天府鄉薦四試禮部皆不中然其間卒業胄監入禮部書奏牘歷滿將選矣會選書英宗獻皇帝實錄君試在優等成化三年實錄成進御授中書舍人初考滿錫之勅命階徵仕郎又贈君父思遠如君官階君嫡母黃氏爲孺人封君少母許氏爲太孺人君妻陸氏爲

孺人舍人之職以書誥勅爲政績寮案輪次當直棧有多寡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重君書迹多勦君書以爲榮故其書倍於他人者十數然能不辭勞不伐善且邦其潤筆不受時人莫不多之十四年陞南京兵部武選員外郎十八年誥進君階奉直大夫加贈思遠爲員外郎黃氏爲宜人加封許氏爲太宜人陸氏爲宜人等遷郎中銓叙公平甄別精審人無間言尚書三原王公標望絕人凡所與奪人以為衮鉞獨器許君每退公則名君從容雅論無所不至君亦感其知遇報之以不欺二十三年陞汀州府便道歸省丁少母憂解任持服服除

赴銓弘治三年改知南安府南安居嶺徼下郡小土瘠而廣貨所由細民仰荷負爲食大姓則居積致貨不貲且多與要官貴人交利出入郡縣爲聲勢君斥去以絕有犯顧法何如耳迄無所下上至於細貧尤加意拊卹愛之如子欲置鞭撻於無用必不得已而後施之厲而不苛容而不弛君子以爲得體六年朝京師時以外官年滿六十者罷君即日引歸未幾得疾患腰痛不能起面赤唇燥咸疑有內瘍而醫者執爲痰火以補劑主之完聚滋毒竟以死七月七日也年六十有一君襟度夷曠行履完潔好賢樂善凡知名之士無不與之交惟於

貴勢若將浼之者避之如不及平易坦率表裏一致善
謔以和畧無貴宦習氣尤好成就後進有顧景祥者貧
而好學夜或不能具燈燭則露誦星月下爲常質魯且
鈍教者多謝遣君獨憐之館於家躬親指授久而不倦
景祥感奮成業卒登進士第由是學者日至稱爲周菴
先生君生長富貴諸凡美麗皆其所固有而天性節儉
服御飲食取給而已其於財利漠如也居官處家未嘗
枉已干人苟一介之取有鬻田旣受值臨當過冊輒背
約人爲之不平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
與之故仕宦三十年田園第舍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

遺財君爲文最長於詩格韻清和興趣悠遠論者許爲
合作有學鳴集北遊藁千餘篇藏於家陸宜人先君十
年卒葬於某原至是君之子以明年某月某日奉君柩
合窆焉三丈夫子曰舟曰礪皆業進士曰霖尚幼五女
子長嫁工部主事吳鏊次嫁金澤餘在室孫男一人某
與君世通家少君一歲交於君者四十有三年始以友
而終以姻鉅細隱見無不悉也故狀君行之實者托立
言君子用圖其不朽焉

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行

狀

蘇州府吳江縣范隅鄉韭溪里吳君璠字朝用五世祖某讀書能文時邑人張淵以文辭字畫爲元趙文敏公所知許某與之交莫逆故其子肅增於淵君之高祖也曾祖衡祖爲皆隱德弗耀至君之世父敏始大其家爲稅長而君之父以季弟爲之服勞應役勤幹過人尤善於應對長吏說之事多得請生三子君其最少也甫九歲卽補邑庠弟子員以勤自課誦習不怠考輒列前茅景泰七年以書經領應天鄉薦天順元年試禮部中乙榜辭卒業太學八年選書英宗獻皇帝實錄成化三年實錄成進御詔賜宴禮部授中書舍人而君之父母咸

得食其祿同官以爲榮六年初考滿吏部以最聞皇帝勅曰國家命令所以播告四方訓飭有位布德惠而行信義者也而中書舍人實掌之職親地密不輕畀人爾中書舍人吳璠發身科目擢任今官歷年旣深益勤不懈宜錫恩寵以旌其勞茲特晉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夫居近侍典文翰士之位乎此者可謂榮矣然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蓋進進未已爾尚專心致志以成其名式副訓詞毋墮後效欽哉又封君父政爲中書舍人封君母楊氏爲孺人封妻范氏爲孺人十三年君歷任三考矣待選吏部久未得調例予告歸而先後丁

外內艱十九年服闋起復之京明年拜工部營繕司員
外郎董理神木六廠神木廠掌大營造有宦者主之諸
工匠咸屬焉役大人眾老奸巨蠹多窟其中皆根柢盤
結枝輪糾繚不可動部官往蒞者先以利啖之則牽掣
操縱任其所爲往往鉗口噤聲莫敢誰何否則使其徒
蠱染文致宦者又從中搆之輒罪敗由是相率爲容默
詭隨不可否事君獨能先機迎候探隱鈎浚破其關紐
奸黨計窮氣沮訖不得施而陳少監者知稍自戢凡所
隱占還之於官矣二十一年陝西大飢人相食廷議以
太倉之積足支幾數年而河南偃師縣東所謂孫家灣

者卽隋唐之洛口倉也故窖猶在宜減漕米之未過淮
者八十萬斛令參將都勝往輸之移秦隴之民就食於
彼而漕舟從淮入汴從汴入河東南舟人不習河事先
往者多遭覆溺宜選清強廷臣先往相視水道疏淺濬
淤及調習沿河水手分布漕舟使避河險於是工部尚
書劉昭奏君名迹中選君受詔卽日上道馳至河南往
來相度靡有寧居而河水苦淺漕舟阻闕處處停留遷
延數月猶未能達秦民又不時至君乃詢訪父老僉云
大河之水其生有時正月曰信水二三月曰桃花水四
月曰菜花水五月曰麥黃水六月曰礬山水七月曰瓜

蒂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十二月曰蹙凌水君建議以爲瓜蒂水生猶膠淺若此常年荻苗水微所仰者登高一水耳水若不時秋高氣寒風水皆逆舟益滯滯延及嚴冬益不可行此一病也秦人壯者已散之四方矣弱者飢困成疾又顧戀老幼多不肯來假令能來關隘連屬路非坦平登頓顛路多致殞斃此二病也米停在舟久不輸瀉動移氣序蒸熱隱盜耗失必多此三病也夫救荒之策利在急速今天時地利咸有所阻當爲權宜以濟之近來米商多從河南販往陝西故河南米益翔貴貧者苦之今宜減價

糶米易銀齎往陝西令彼自糶免其往復之勞爲利之一販者賤糶貴糶坐獲厚利其來必多不煩勸督載輓至彼不得不糶則陝西米價亦漸就平爲利之二此旣減價糶米河南貧民亦霑其賜爲利之三漕舟旣瀉運卒獲歸爲利之四若堅守前策不知變通恐澤不施公利俱困進退失據矣羣官多是之卽署奏如君議詔曰可遠近稱便先是戶部侍郎李衍以提督陝西糧儲奏以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並通舟楫漕運轉輸以給京師遺跡俱在但三門集津河水湍急漕舟苦之請差官相度疏鑿以通轉運天子併以命璠璠乃躬自按行

浮汴入河歷澠池履峽石抵陝州循砥柱觀三門考隋唐轉運遺跡盡得其說上疏曰臣愚不佞承乏任使周爰汴洛已歷十旬茫無寸效日夜憂惶方將歸罪司寇而詔命疊至令臣相度河渭將通漕舟聞命驚悸不知所爲但陛下愍念秦民軫其飢餓若切於躬而臣過爲退托非効忠盡力之義也敢不奔問官守罄竭狂愚臣自汴至河自河至洛自洛至陝中間登涉水陸相視山川稽諸故實參以民俗乃知三門集津之險天造地設有非人事所能盡也肇自神禹始鑿龍門河流東注懸水如障流沫成雨砥柱橫截中流衝波蹙濤震蕩天地

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自古及今未有行者惟人門稍通木筏乘流直下人伏筏上與渦俱入與波偕出一遇岬石立爲齧粉矣故隋唐以來皆不能通但於水次置倉轉相灌注而已至唐裴耀卿創始於前劉晏講行於後爲法轉密人習河險乃於河陰置河陰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陝州太原倉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船之運輸揚州汴船之運輸河陰河船之運輸渭口渭船之運輸入太倉又於三門兩倉之間鑿山刊道凡十八里河船旣輪於東倉而陸運轉輪於西倉以避三門之水險

復以舟漕西至太原倉涓船始從受之也耀卿三歲漕米七百萬石晏歲漕米百十萬石無升斗溺者然水陸之值增以函鄆營窖之名亦糜耗不貲矣故當時有斗錢運斗米之說豈故爲是勞費哉良以天險不可以人力勝也其間非無一二欲通三門者有燒石沃醢鑿山通道棄石入河水益湍怒有舟經砥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夫隋唐之君皆都長安務廣儲蓄以備水旱當時物力豐羨才智之臣後先柄用莫不規爲久遠之計講求區畫經數十年而卒不

能通今乃欲一旦創行古人之所不能及者其亦難矣又况漕廢已久河不行舟岸崩木麥所在斷絕山石銳利芒如劍鋒若欲通漕並須修治爲費甚鉅不可以日月計也今關陝之民死亡畧盡蕭條千里鬼哭獸遊寂無烟火河南之民亦困於供饋瘡痍未瘳就加保育猶懼不支乃復驅其傷殘使赴勞役此何異於迫而投諸水火也伏望明詔諸司以大饑之後當務安養毋興徭役以重其困則關洛之民生其死而肉其骨也若以爲關中要地屯戍相望當廣儲以足其食但擇才智之臣而任之使得推行耀卿晏法自足集事何必勞人益費

以求不可必得之效乎疏上詔從其請初河南之民間興此役皆恐懼愁嘆及令下莫不大悅明年工部奏以君與監察御史監抽蕪湖竹木二十三年代還京師以邸舍未定寓崇文門外暴卒時四月十七日也君素強無疾是日朝退赴友人飲座客以年推君處首席君飲酒爲笑樂甚歡莫歸而寢不見其有異也夜漏未上歛然而起仆於地則已不能言而子金在太學郝孺人亟令人走報城門下鑰不得入而還氣已絕矣哀哉君爲人嚴毅居官有幹局家事甚治井井然聲嗟氣嘆僮僕畏之有甚於鞭撻者然知人善任人亦爲之盡力在中

書時嘗頒慈懿皇太后遺詔至山東山東連率方伯憲使皆厚君以貨君却不受尋副駙馬都尉周景往平涼冊加彰化王爲韓王王享於承運殿嘉其無違禮有使乎之褒君又能力辭其贈賄人以此多之范孺人君之元配也同邑人卒先於君十年父大中蚤卒母凌氏以節自守詔旌其門節婦父顯工部主事弟信太常少卿於孺人爲大父舅也繼室郝氏東安人子男四人出范氏者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曰某郝所生也女五人皆有歸金以弘治元年月日葬君於里之亢字原君之赴蕪湖也道歸吳江某從問陝洛事甚詳今又得君之

遺事於其家請書其大者爲狀以授君之友爲誌其墓
謹狀

祭文

祭董仲舒文

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秦滅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漢復
之然學者殊途不合不公世主時臣隨見迎合相如以
詞賦幸方朔以詆諧進惟夫子之所爲在天人之三策
論治人則本於明道語修己則原於正心德刑取喻乎
陰陽風俗推原於教化尊仁貴義黜利賤功使得謨謀
廊廟則漢業庶幾乎三代豈止禰霸而已哉守正不阿

權臣忌嫉將置死地連相外藩卒使驕王革心動遵禮
法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故嘗論之王霸之不分由夫子
之言不用也禮樂之不興由夫子之道不行也鑑去聖
逾遠欲學無師千載一時道出祠下徘徊廟陞慨然興
悲行旅悠悠儀物弗備敢以誠薦神其享之

祭武功伯徐公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冬十一月戊子朔越二十九日
丙辰諸生長洲沈周松陵史鑑謹以柔毛剛鬣之奠敢
昭祭於故武功伯天全先生徐公之靈曰嗚呼丙子丁
丑之際天理亦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禍起

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反乎正此蓋天生我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於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於三思之殺否耶悠悠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國病篤不日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之生事邀功哉羣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甚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家有釁當此之時歷月不朝

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伺其間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彝倫斁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談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甚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暮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絕倫之才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爲事哉蓋其所慮實有與公一轍者唐之諸臣旣不見非於後世則公豈宜得罪於天朝哉今天不佑善竟奪公壽某等荷公之知痛公之

歿用敢論公之大節侑此一觴靈其鑒之尚饗

祭梁都事文

維年月日吳江史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承事
郎大寧都指揮使司經歷司都事梁公之靈曰嗚呼天
順之初我公來丞某從諸生旅見於庭獨偉視余俾進
而詢其接以禮其與以誠公之爲政旣平且直吏無叫
囂民無驚惕事令惟敬而不苟從待簿惟容而不阿同
十載於茲克滿厥秩無怨在民去如至日民相上請斬
公令茲例不見許佐戎京畿南北悠邈我民其思曾未
幾何樞忽來斯遲公莫覩叩公莫知死生遐隔德音永

違受恩罔報孰知我悲聊陳薄祭哭之以辭嗚呼哀哉
尚饗

祭白茅塘文

東南之水吳淞旣塞溢爲交流由塘入江以注於海久
而上流壅滯水波微弱潮泥淤積而不通水乃不流農
人告病使者躬奉天子明命爾疏爾抉神其相之俾無
災害蚤旣厥事尚享

祭家廟文

某嗣先業二十八年而不肖荒嬉無所增益爲祖宗羞
今倦於勤將以明日癸巳傳家政於嫡子永錫介子永

西村集卷八
齟齬出居浜東新居不敢不告謹告

祭外舅南莊李公文

維年月日女婿京兆史某謹以柔毛剛鬣之奠敢昭告於外舅南莊李公之靈曰嗚呼外舅鄉之善人樸而不雕質而少文孝友力行聲譽日聞嗟我先君夙昔相與氣分投合好以縞紵媒氏成言妻我愛女公女柔懿家室甚宜事親奉祭相助靡遺嬰疾累年蕃華不滋彼蒼罔卹天關奄茲嗟嗟我公秉此高誼不以女亡遂相捐棄撫我有加愛我無替戊戌之夏某遊郡西留連山澤經旬忘歸而公遽疾病甚不醫瀕死猶呼欲與我辭匍

匍奔還已殯西階叶抗聲慟哭悔恨曷追門衰祚薄滿目孤嫠死如有知公寧不悲天字之原以爲公藏卜於廟門日吉辰良斂弗及與葬焉相襄鑽石陳辭以發幽光一觴永訣兩淚其滂庶幾有神來格來嘗哀哉尚饗

祭外姑計孺人文

嗚呼念昔委禽獲娶愛女遂由瓜葛托以肺腑歲時問遺屢厯行人不較往復以廢懿親賢女不育加惠妾媵篤生子女壽我宗胤冠笄婚嫁煩於外家稠疊焜燿其禮有加某之不天奪其內助雖所愛亡眷念如故嗟嗟孺人逢此百罹喪其家督三女天摧以勗孀婦淑慎其

儀以教孤孫夙夜其規丙午之冬遭疾莫救原始要終
僅得中壽寒暑變易奄踰歲年夫君舊藏曰天字原啟
殯往耐異穴同瘞有無靡齊禮不克備挽者喪歌聲哀
雨淚非其子孫則在親懿當柩叙哀陳此薄祭魂兮有
知降此啐嘒嗚呼哀哉尚饗

祭唐醫官文

維年月日故人松陵史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亡友半隱先生唐君之靈曰嗚呼成化之元余來苕溪
將延名士爲弟子師與君相見意氣一時握手傾倒倏
如故知某得子靜君實尸之自爾以來情好遂篤我詩

君和君書我復我願爲雲與龍相逐道里阻修人事反
覆歷年雖多曾不再覿叶引領西望攬我心曲庚子之
冬子靜有喪匍匐往送乃與君逢叶大愜所望其喜欲
狂秉燭夜話同一慨慷數其睽年十又六更叶人壽幾
何而此參商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及時行樂此言不忘
君顏益少君髮未蒼仁者多壽其算莫量爲別未幾訃
至云亡天回壽躡天理茫茫嗟嗟夫子名滿浙右風流
文采後進領袖天與之才而不與壽乃令我輩猶言猶
走疇昔有盟當遊茗中終奉誨言以開我蒙孰知此來
乃遭愍凶祇見子柩不見子容抗聲慟哭涕淚無從薄

奠在前君其鑒衷尚饗

祭陳味芝先生文

嗚呼人莫不有死奚夫子之歿而獨悲當雅道之陵遲
胡哲人之竟萎峻潔無虧之行既不可復見矣中和不
偏之氣又安得而承之後生小子於何而取法微辭奧
義無從而質疑往古來今之學已廢而不講窮精探玄
之論其存蓋無幾惟洞庭之山東西而並峙太湖之水
日夜而交馳彷彿乎浩然之氣磅礴而鬱積沛然之辭
浩瀚而淋漓此後死者不能不抗聲而慟哭涕泗而交
頤某等少侍夫子故非等夷辱忘其年比於舊知觀光

儀者有時飭道義者無涯莫不亢然乎其中暢然乎其
支然夫子之病既不及執燭以照易而夫子之殮又不
克持紵以奉俛惟寓哀於一奠魂底幾乎歆斯尚饗

祭張氏姑文

嗟嗟我姑逢此百罹生而失恃嫁而蚤嫠保孤嗣宗全
節靡虧天道無知天其兩兒不絕如線曰維孫枝教養
婚嫁顛沛流離維昔顯妣來歸我氏與姑分合有類同
氣解衣相披徹食交饋天胡降虐母也邁厲姑來視之
頻復無替憂心忉忉傷悲出涕臨終之訣託以藐孤執
手相命就瞑猶呼姑奉初言信而弗渝劬勞顧復口瘡

手據彼譖人者肆以巧誣東西責言實以某故叶嗟嗟
我姑天命不祐居貧最久遭凶孔疚不肖如某愚而在
幼乏不能周危不能救受恩實深懷之罔報叶此心莫
遂訟言誰告叶嗟嗟我姑年命永終大陳之原惟夫子
宮誦云其良卜云其從高上坎中異穴同封莫以致哀
號天致慟叶其泣有盡而情無窮尚饗

祭張子靜文

嗚呼我生尚少獲誦君詩厥後數年始與君知維弟若
子禮君爲師君不我鄙惠然肯來曾未幾時先人卽世
相之涖之繫君是恃論撰先德以倡其類美無不傳譽

無不試南入於杭徵爲聲詩川浮陸走雨沐風披邱園
在望君爰告歸厚德未報中心懷之爾後廿年不忘舊
好吉凶賀弔往來於道君詩我和我疑君攷高情雅韻
病藥垢澡山顛水涯月夕花朝呼酒嘯歌於以逍遙醉
後狂吟誇竒競高窘難往復其聲啁啾丙午之春君主
於弟我孫從君庶幾謀始譁民惡君誣之塞水主者罔
察置君於理羣公交言猶以罪歸舍垢引瑕弗辯於辭
君旣受侮歸而遘疾猶來余家力正師席醫藥罔功乃
廢朝夕昇歸待盡怡然易簣書來告訣託我以銘疇昔
有言敢淪此盟目青禍余幾於冥行斂不及與棺不及

西林集卷八
憑日月不居往葬於墓鐫石埋辭以永君譽君譽孔多
銘不盡言記其大者以告後賢君如有知鑒此微意瀝
觴叙哀莫掩余涕尚饗

祭疑舫周夫子文

維年月日門人史某謹以特羊斗酒之奠敢昭祭於疑
舫先生周夫子之靈曰嗚呼富貴一時文章百世猗歟
夫子獨得其最湖河東西墓碣祠碑具出公手神設鬼
施商尊渾然周彝文備不利於殮乃宜於祭強記不忘
白首猶然回文倒誦屈其少年王師征閩往與厥選公
在行間左籌右畧功成受賞僅幕沐陽不卑其官視民

如傷當路信讒置公司寇公辭上陳有詔讞候赦恩注
滅其寃亦伸復官不居情在駿奔優游桑梓其文愈昌
請者日來陸走川航監司郡守待若賓友字難義疑資
以論剖公年旣高公德益茂經營繭室在禰之肘爰俟
考終亦葬其耦文成絕筆公忽告殂有同自祭無異挽
歌昔我先君薄遊燕市愛好人倫謁公旅邸歸命小子
爾其識之平生見士未獲逾斯逮公南歸始獲委贄公
曰異哉此子之至凡今之人率放於利子獨不然有立
其志褒凡獎庸謂爲有知緒言輿論動爲我師仰其盛
大探其精微叩隨響應虛往實歸公卒之日某目廢視

病不致問斂不及槨負公厚德慙愧天地公柩在殯公
子又亡藐然孤孫舉此三喪及門之士向哭交傷謂天
不仁作善降殃公墓未銘公文未刻撰集校行後死之
責公所著者名世弗疑空青丹砂人不用遺是區區者
曷用滄之捧觴永訣哭余之私尚饗

祭業師菊軒夏夫子文

嗚呼夫子德巨量宏涵容無際來斯受之教無不類雖
某之愚辱收蚤歲晨光夕膏課督靡替日爾爲學當體
諸身匪在多聞以竊此名愛物仁民本之親親其本或
蹶其末莫振初聞是言信而未篤迨乎成童始知佩服

自是以來恒以自勗孰非此言爲之長育庚午之春某
實新婚出公入私服徭應門譬彼禾苗怠而弗耘荒穢
蕪塞雖存莫伸夫子憂之賜詩諷諭千里之行止於中
路廢其前功其追若禦溫習舊聞庶幾無斃聞命感發
乃知其非日居月諸有能不墮修辭居業與人偕馳使
非善誘終愚不移嗟嗟夫子僅躋中壽咸望期頤有疑
斯叩天不憖遺一病莫救蠢爾後生孰與成就嗟嗟夫
子今也則亡聞者慟哭豈惟吾徒教詔靡聞魂魄先俎
嗟嗟夫子往葬於野匍匐送之涕泗如雨築室獨居斯
義莫舉負恩弗報雖痛何補嗟嗟夫子人孰不亡身死

西木集卷八
名滅不啻朝霜瓢溪之水其流湯湯千載尚名曰公之鄉不亡者存繫維耿光寫哀薦陳神其饗嘗尚饗

祭李夢陽文

嗚呼君之明懿賦畀自天繫外若愚在中實淵通不爲流止不爲遭宗族稱孝鄉黨推賢具茲衆美而不永年鵬集座隅鶴下堂前大夢不醒長逝弗還哭者裂腸弔者摩肩回賢而促跣盜而延天道茫茫何致使然嗚呼哀哉嗟余內人實君伯姊君不鄙余視猶兄弟我往君迎君來我踈握手嬉遊聯床卧起我愚無能遇事多否男婚女嫁惟君爲理相通有無何分彼此君德多有不

勝其紀望開我蒙以保餘齒胡爲厭世棄我先死嗚呼哀哉日月不居自秋徂春將卽幽宅以從先人柳車旣駕明器前陳悲風撼樹落日生陰送子于邁興我酸辛路隔幽冥欲見無因昔與人羣今與鬼隣撫棺慟哭子寧不聞銘子之德碣於墓門奉觴永訣哀不能文嗚呼哀哉尚饗

吳江縣三里倉上梁文

伏以城江陽而置縣爰自昔人屋水次以爲倉始於今日事體關一方之興建規模肇百世之權輿瞻此吳江允稱壯縣賦稅爲甸圻之冠轉漕供軍國之需川浮以

輸既曰貯儲之有所露積而受恒憂燥濕之非時况廩
庾之費歲取乎民而典守非人例居乎貨前政諒流於
姑息後賢盍費夫經營天假其時人宣厥效負陰向陽
而定位地形正據江湖之交審曲面勢以成圖匠氏聿
勤斧鋸之事約之閤閣而千倉斯立築之登登而百堵
皆興如翬斯飛其繩則直中涵巨沼將虞水火盜賊之
災周濬長濠用限內啟外窺之患斯蓋胸中具全室故
能格外成大功爰相東隅乃規中奧如歸亭復古之廢
將以宴賓偕樂堂志民之從聊爲退食是蓋有資於望
察固非專事乎游觀財皆斥經費之餘於民無取力不

奪農功之棘信役以時惟令君非百里之才故寒士得
萬間之庇太平氣象鼎盛春秋如坻如京自此無煩有
高廩多黍多稌從今更爲賦豐年咨爾郢人聽余巴唱
梁之東百里舟航一水通升斗也知皆貢賦願天不
起石尤風 梁之西王山石湖高又低下湖邊人蚤
起糧船將發候鷄啼 梁之南江湖交滙水如藍灌注
圍田豐稼穡高低齊說晦收三 梁之北舸艦迷津漕
上國由來滄海轉雲帆河道無虞今帝力 梁之上舉
頭紅日葵心向淞江西畔太湖東夏屋渠渠新氣象
梁之下波光照見鱗瓦大田多稼樂豐年伐鼓逢逢

西村集卷八
人作社伏願上梁之後朝清道泰政舉人和四郊絕壁
壘之虞萬室被弦歌之化江山自今古在官詠清暉能
娛人之章風雨無震凌藏粟免紅腐不可食之嘆自今
以往永久如斯

十一世孫 積勳 校字

西村集卷第八

先徵君西村公詩文集八卷明嘉靖間公長孫少參
南湖公錢板行世兵燹後板盡散失從叔祖梅巖公
有藏稿二十餘冊假歸錄呈當湖陸陸堂先生較閱
爲節去酬應諸作釐爲八卷視藏稿減三之一舊刻
增三之二乾隆丙寅冬開雕訖工於丁卯夏五祇叙
其始末於後至先公學問經濟具見於書且前人論
之已詳非小子所能縷述也十一世孫 開基 再拜謹
識

西村集

參訂姓氏

陸堂陸奎勳聚綏 平湖

恬淵周祖恂實夫 吳江

意庭周振業右序 吳江

賓門周穆次岳 震澤

在亭李果客山 長洲

蓮丰周元熙緝堂 吳江

寶研沈巖頴谷 吳縣

裕堂許坦容昭夏 嘉興

澹寧周日藻旭之 震澤

澹慮汪棟峻堂 休寧

果堂沈彤冠雲 吳江

宜軒胡燮汝調 秀水

立堂楊煜曾吾三 陽湖

適庭朱昂德基 休寧

娛村朱稻孫稼翁 秀水

不磷陸載霍亞濤 平湖

敷南陸載紀抱青 平湖

漁鄉陸 綸懷雅 平湖

苧村張 庚浦三 秀水

蘭村鄭 燾荀若 嘉興

竹堂王德普長民 秀水

虹舟沈祖惠岷望 嘉興

白榆張 星九野 秀水

署香金掌絲紫封 寶山

蘿村周軼羣驥良 吳江



